目錄

序 iii
引言　房愛光談初立鵬弟兄..... vi
插圖..... ix
第一部分　初立鵬弟兄的見證 1
　第一章　早年..... 1
　第二章　與夏威英姊妹 12
　第三章　在提籃橋監獄 19
　第四章　在西寧化工廠勞改..... 25
　第五章　在格爾木農場勞改隊..... .. 31
　第六章　在德林哈繼續勞改 37
　第七章　獲釋回天津..... 50
　第八章　夏威英姊妹離世 63
　第九章　岳父夏習靈弟兄點滴..... 69

第二部分　夏威英姊妹的見證 71
　第一章　生活見證 71
　第二章　傳福音的見證..... 93

第三部分　弟兄姊妹談初立鵬弟兄..... 99
　第一章　聖靈的果子..... 99
　　—塘沽王桂香姊妹的見證
　第二章　你的事就是我的事..... 106
　　—天津王衍弟兄的見證

第三章　鹽的味道..... 110
—天津王金環姊妹的見證
第四章　主是至大醫生..... 112
—主內郭英娥姊妹的見證
第五章　愛是永不止息 117
—天津趙蘭生弟兄的見證
第六章　我所認識的初立鵬弟兄..... 127
—北京王濟桓姊妹的見證
第七章　初伯伯二、三事.....130
—天津郝典姊妹的見證
第八章　回憶初立鵬.....131
—青海朋友的見證

序

〔為初立鵬弟兄的書所作〕

「我若能說萬人的方言，並天使的話語，卻沒有愛，我就成了鳴的鑼，響的鈸一般。我若有先知講道之能，也明白各樣的奧祕，各樣的知識，而且有全備的信，叫我能够移山，卻沒有愛，我就算不得甚麼。我若將所有的賙濟窮人，又捨已身叫人焚燒，卻沒有愛，仍然與我無益。愛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愛是不嫉妒，愛是不自誇，不張狂，不作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處，不輕易發怒，不計算人的惡，不喜歡不義，只喜歡真理，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愛是永不止息。---」〔林前十三:1-8〕。

我是在 1947 年十月認識夏習靈老弟兄的，那年我從四川省重慶市南開中學畢業，經上海去天津就讀南開大學。在天津耀華里 50 号夏習靈老弟兄的家中聚會約一年之久。

夏習靈老弟兄不是神學院培植的專職傳道人，但每次聚會都由他帶領。特別突出的是每次聚會，他手裏總是拿着兩本聖經，一本是中文聖經，一本是 J.N.Darby 翻譯的英文聖經。說明他對讀經的認真，對聖經真理要求的準確。準確的學習聖經的真理，能將人在基督裏完完全全引到神面前〔西一:28〕。當時在他家参加聚會的約近 200 人。在他忠心的帶領下，當時，我們青年人學習了早起讀經，對付罪，對付良心，對付世界，對付己等功課。這位神的又忠心，又良善的僕人，如同智慧人發光，如同天上的光〔但十二:3〕。我個人屬靈生命的根，是 1957 年在路過上海時，受當時在上海的年長兄姊帶領生根的，我個人屬靈生命的建造則是 1947 年在天津開始的。

夏習靈老弟兄有四個女兒，兩個兒子。因着夏習靈老弟兄夫婦為主所作的忠心又敬虔的見證，他全家都信主得救。

夏習靈老弟兄在 1958 年為真理殉道，時年 48 歲。夏習靈老弟兄的大女兒是夏威英。初立鵬弟兄是夏習靈老弟兄的大女婿。

夏威英姊妹，1930 年出生時就患有先天性心臟病，1947 年我在天津時就聽說，醫生斷定她只能活到二十五歲，但她信靠那使無變有，使死人復活的神，神就大大的祝福她，她活到了 80 歲。威英姊妹的病情是不能生育孩子的，因此不能結婚。但神卻安排了一位愛她的初立鵬弟兄自願服事她一輩子。

夏威英姊妹一生中經歷了許多艱難，但她相信這一切遭遇都是出於神，她就默然不語〔詩三十九:9〕。她的見證使我們看到她是因信而活。靠着主的恩典，她能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再加上凡事謝恩。

初立鵬弟兄的一生，是一個捨己背十架的人。他不求自己益處，不輕易發怒，不計算人的惡，不喜歡不義，只喜歡真理。為着持守真理，遵行神的旨意，他甘願忍受逼迫，逆來順受。他的好行為，感動了許多人，他的光照在人前，使人將榮耀歸給天上的父神。

弱肢

蔣繼書敬書　　2011 年 9 月

Vancouver Bible Study Association (VBSA)

溫哥華聖經研讀會講員

引言 房愛光談初立鵬弟兄

1986 年，房愛光老弟兄在給弟兄姊妹交通時，提到初立鵬弟兄。下面的文字是根據房老弟兄的録音整理出來的：

我給你們介紹一個人，叫初立鵬，在青海勞動改造二十年。在那裏，他没説自己是基督徒，有的犯人得了病，他用自己的錢幫助他，給病人洗衣服，拆被，做飯。後來，初弟兄悄悄地向他傳福音，那人信主了，有很大的改變。勞改農場的領導慢慢地知道了這事隊長找到他，問："你多年如一日這麽做，是什麽緣故？"他説："我是基督徒。"隊長感動地説："你在這個農場隨便傳福音，我們歡迎！"後來，有十幾個人信主。甚至這個隊長也主動向初弟兄要聖經。1976 年，初弟兄刑滿（减刑一年），又繼續留在農場工作，并給他工資。初弟兄刑滿出來時，領導對他説："保證你回天津。如果他們對你有什麽問題，我們一保到底。"給他辦了退休手續，在天津也入了户口。

那個勞改農場衹有兩個人是帶工資出來的，一個是藍志一弟兄，另一個就是初立鵬弟兄。他們兩個人，我都認識。他們都不説自己是基督徒，而是活出來，在裏面結出不少果子。那個隊長，雖然不敢説信主，但是向初立鵬要了聖經。

初弟兄在清華上大學時，曾在校園内參加修路，所修的路又結實又光滑，被稱爲"初立鵬路"。他在學校，也不憑嘴傳道，而是憑行爲傳道。

有一次，他從青海回天津，到西安看我。十一月了，衹穿很單薄的褲子。我們倆一見面，就抱在一起哭，倆人的脖子都濕了。因爲他知道我的情況，不能接待，所以没一個小時就走了。他又到别處去看望。我們幾十年前就認識，在一起聚會。我裏面很虧欠，留戀。他回到天津後，每逢過年，夫妻買了猪肉、菜，包了餃子，一份一份寫上誰的誰的，蹬着三輪車，給那些無依無靠、生活不能自理的人送去。到了冬天，就幫助病人、老人安爐子，送煤，劈柴。夫妻倆就這樣，十多年不是在嘴上説，而是走裏面的路。他們有點錢就奉獻，幫助人。我聽了，感動，認罪。我們講了半天，如鳴的鑼，響的鈸，没法比。不是看人説或不説，而是看人做事，看結果子。

有一年，他們夫妻從天津到德州去看望欒師母（主僕欒腓力弟兄的妻子），伺候她一個月。欒師母來信説，她感動得很。她的女兒已經多年不愛主了，這次因初弟兄他們的愛心，使她重新復興起來，她的兄弟也復興了。從青海回來後，初弟兄每個月從天津到北京崔西諾弟兄家，爲崔弟兄修脚，理髮，擦洗。崔弟兄爲主坐監，因病保外就醫，卧床不起。曲天民姊妹給我的信中説："那次，看到初弟兄哭了，我問他爲什麽哭？初弟兄説：'我給弟兄修脚，可能是最後一次了'。洗完擦完回去，不到三天，崔弟兄就歸主了。初弟兄做到這步，給我留下難忘的印象！"

（編注：房愛光弟兄 1948 年之前，在東北傳道。1948-

1956 年，房弟兄是北京基督徒聚會處的同工兼長老之一，直到 1956 年肅反時，因不參加“三自”而被捕勞改了 10 多年。之后，去西北和他兒子同住。是一位十分敬虔、愛主的長者。）

編註：十分可悲，今天世上仍有一些國家和地區禁止傳揚救主耶穌的福音。然而，感謝主，還有一些人蒙恩得救，因爲主興起敬虔的福音使者是藉基督的愛和捨己感人的好行爲贏得罪人的靈魂的，初弟兄夫婦就是其中杰出的一對。

初立鵬弟兄夫婦年青時

初立鵬弟兄從青海回來

初立鵬弟兄（2004 年 8 月）

初立鵬弟兄夫婦（2004 年 8 月）

初立鵬弟兄照顧夏姊妹

第一部分 初立鵬弟兄的見證

第一章 早年

父親和母親

1926 陰歷 11 月 25 日，我出生在烟臺福山縣的一個村子裏。我家兄弟三個，我是老大，比大弟大 5 歲，比小弟大 7 歲。

奶奶共生了四個孩子。爸爸有一個姐姐，兩個弟弟。在我 6、7 歲時，爸爸在日本開了個商號，賣棉布。我單獨跟爸爸在日本，媽媽則在中國。平時，爸爸把我一個人放在家裏。爺爺故去時，爸爸帶我回老家，給爺爺辦葬禮。奶奶故去時，爸爸又帶我回老家一次。我在日本上的小學，是個華僑學校，好多學生都講日語。後來，媽媽也去了日本。弟弟和嬸嬸也去過。

爸爸在日本生意越做越大，置了三處房產，又在青島買了塊地，還辦了個小紡織廠。後來，又在大連買了兩棟樓，還有 50 畝蘋果園。關於他的產業，我知道的就這麼多。

爸爸三兄弟都有姨太太。我的二叔吃鴉片，不務正業。三叔跟他在日本做買賣。三叔回國時，娶了個姨太太帶回日本。爸爸在大連也娶了個姨太太。二叔的姨太太一直跟着他。三叔和爸爸的姨太太先後拐了一筆錢跑了。

媽媽信主，非常賢惠，心地善良，她住在老家烟臺。海邊有個禮拜堂，她常去作禮拜。有時她回來講，那裏是多麽好。

爸爸在青島、大連都有分號，經常坐飛機到這兩個城市。姨太太走後，爸爸想到媽媽了，要媽媽從烟臺到青島來。媽媽帶着小弟來到青島，衹帶了兩個包。媽媽的意思是：且來看一看，對我好，就住下去；對我不好，還回烟臺。

那時，我大弟在青島，跟着叔叔的姨太太住。媽媽來到青島後，爸爸有時生氣，打媽媽。我正上中學，認爲有錢人没有一個是好的。爸爸對媽媽不好，我都看在眼裏，但我不惹爸爸生氣，也不説什麽。

媽媽病了，住在醫院裏。後來出院回家，躺在地鋪上，對我講："你啊，要把兩個弟弟帶好……别打小弟！小弟不聽話。"我説："是。"媽媽睡了一覺起來，説："哎呀，剛才去的那個地方真好！"又勸我好好帶兩個弟弟，説完這話，就走了。她被安葬在青島萬國公墓裏。當時，我上高二，哭得天昏地暗。弟弟都小，不太懂事。

聽福音

我在青島禮賢中學上初中時，還没有清楚得救。我的學校旁邊有所尚德小學，是家教會學校。初中三年級時，王明道先生到尚德小學進行幾天的佈道，傳福音。我因爲住校，到尚德小學很方便。王明道先生在傳福音時所講的，一直到現在，我都記得很清楚。他説："有人罵人説：你狼心狗肺！誰聽了這句話都要生氣的，怎麽罵我狼心狗肺！但是，别

人要是罵我這句話，我要向他鞠躬說：‘不敢當呀，我不敢當’！”哎呀，我聽他講得很有道理。他說：“如果在草原上遇到一只狼，我們會防備它，知道它要咬人，要害人。我們人却不是這樣。你覺着他和你很好，但是他的内心我們不知道，他會想着謀害你。”

我在高中時，每個中學都有兩個日本老師教日語。其中一個叫山村好美，是個牧師，人特别好。青島有個不大的日本禮拜堂，他讓我去作禮拜。另有個德國老師，也是個牧師，我們與他相處得很好。青島江蘇路有個德國禮拜堂，我也去過。高中時，禮賢中學分科了，有普通科、土木工程科、德文科，我學德文科。

我的父親故去前信主了，繼母也在父親故去後信主。

受浸

我初中讀三年，高中讀三年。日本投降那年（1945），我考上北大。當時，北大在沙灘紅樓。念了不到一年，西南聯大回京，重新分配，我又到清華，讀了四年。我在北大、清華讀書期間，都在寬街聚會（即基督教聚會處）。

那是 1946 年，日本投降前後。感謝主！我在北京寬街受洗。當時是閻迦勒、房愛光伯父帶領聚會。關于受洗的道理，我都聽過了。馬可福音 16 章 16 節說：“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不信的必被定罪”。受洗是對世界，對撒但魔鬼的宣告，也是在神面前

的一個宣告：我不屬於這個世界，這個團體，而是屬神！我們那時上學都要戴校徽，受洗後就不戴了。

我帶兩個弟弟去聚會。過了一些日子，弟兄們找他們談話，覺得可以了，他們也受洗了。

林哥哥一家

在日本跟我一起長大的一個同伴叫林仁和，和我同歲，非常要好。他的爸爸媽媽是福建人，他下面有兩個妹妹，都是在日本出生的。他在日本念到小學畢業。林哥哥家境不如我家好，林爸爸做日本和服料子的生意，林媽媽在家裏縫紉，加工木屐帶子。那時候，爸爸家裏樣品布料很多，我就拿去給林家哥哥妹妹做衣服。

我在日本上學時，每禮拜在他們家睡四、五個晚上，放學一起走。在家裏，爸爸不管我，吃不吃飯也不知道，林哥哥到我那裏，和我同屋睡兩個晚上，到店裏吃飯。林爸爸從大阪到神户做買賣，買回來芝麻燒餅，擺在我鋪位上給我吃。我和哥哥睡樓下榻榻米，林爸爸媽媽則睡樓上。所以，我從小養成了吃夜宵的習慣。

在日本上小學時，我只挨過爸爸一次打。此外，爸爸從没打過我，對我挺好的。

後來，林哥哥在青島上初中一年級，我們兩人同住一個屋子。我爸爸供養他，不讓他付錢。林哥哥告訴我：他是老大，爸爸媽媽年紀大了，還有兩個妹妹，得找工作了。他打算回日本。那時，他們一家人在日本很困難。小孩子有感情，不捨得。當年我回中國時，臨行前叔叔把一個金殼手錶給我了。

我就把它送給林哥哥作紀念，兩人哭着分開了。

後來，林哥哥從日本回到天津，在唐爸爸開的一個染織廠做事，有了收入，在北京東單北總胡同 22 號買了個小房子，一面有一間，另一面有三間。唐爸爸、唐媽媽在日本就和我爸爸認識。那時，我已上清華了。

有一天，哥哥打電話告訴我，他的爸爸、媽媽、妹妹都回中國來了，又告訴我北總部胡同這個地址，讓我去看看。我就高高興興地騎車回家了。他們在日本的房子，被美國飛機扔的炸彈燒光了。他們坐船到天津。林哥哥在天津，給全家從裏到外買了新衣服，連冬天的大衣都買了，給小妹買了件帶皮毛的，給大妹買了件黑色帶毛的。我在林家住，林爸爸、林媽媽對我非常好。

林爸爸一家回到中國，不熟悉中國，中國話也說不好。林哥哥在天津工作，有時回來看看，整個家都是我在管着。林哥哥的好多同事，我都見過。有人來向其大妹提親，林哥哥說："哎呀！她和我的弟弟（初立鵬）訂婚了。"我倆是青梅竹馬。他們到天津後，我帶她去清華參觀。清華的同學和弟兄們，有的還以爲她是我的親妹妹呢。

林媽媽一家在福建時就信主了，是美以美會的，林哥哥、大妹、小妹都信主。林哥哥現在還活着，在日本橫濱，已入了日本籍。小妹夫是廣東人，曾在橫濱中華基督教會任長老。小妹夫的一個大姐在天津，在 1984 年或 85 年，約了兄弟姐妹同來天津見面團聚。小妹還到我們家來聚過一次會。在我家

吃的餃子都是我包的，小妹夫說真好吃。回日本不久，他就故去了。感謝主！小妹還挂着我，這些年，信件、電話都没斷過。

訂婚和出走

大學二年級暑假，我回家探親，林哥哥讓我帶着大妹到我爸爸那裏訂婚。盡管哥哥跟別人講我們已經訂婚了，對大妹和我卻都没有講過。我們兩人坐船到了青島，回到家裏，住了約有十多天，爸爸和繼母都非常高興。

有一天，我帶大妹到魯迅公園、海濱浴場去玩，回到家裏，看到爸爸打小弟，小弟在哭，大弟也在那裏。我就對爸爸說："爸爸，你別打他了！"當時爸爸喝醉了，說："你們三個大了，還想來管我！"於是找了一根棒子，打我們三個。我們三個跑到一樓厨房，從後門跑到海濱浴場的一個亭子下，抱頭大哭。

小弟說："大哥，你帶我們走吧！我們跟你去要飯都願意！"我說："要飯倒不會，不過要受苦。"有個基督教聚會處的孫弟兄在我爸爸家後面住，過去不認識的，這時，他跑過來，對我說："你小弟經常挨打大哭。"他拿出十美元交給我，說這是主的錢。我感謝着領受了。

我對弟弟講，我的自行車還在家裏。我叫兩個弟弟從厨房的後門進去，把車子拿出來。然後，找誰呢？青島有個聾啞學校，是夫妻兩人辦的，男的叫李鐵英校長。我上中學時，放假從烟臺到青島，在汽車上認識了他，當時他去青島，要租房住，我

說："我家有房子，到我家裏來住吧。"就這樣，我認他作大哥，他的妻子認我媽媽作乾媽，已經有好幾年了。所以，我們就投奔他去了。

那時，我的兩個叔叔都在烟臺。聾啞學校正放暑假，不開課。晚上，我們把課桌并起來，睡在上面。大妹和我們一起，都住在那裏。隔了一天，我爸爸告我們三個，說兒子打爸爸，於是把我們傳到市南分局去了。其實，這是別人給他出的主意，就是給我爸爸介紹繼母的人。這人不好，但當時我並不知道這事。

青島地方不大，家附近的清華同學大都知道此事。我在青島六年，老師們對我印象很好，教務主任都要把侄女介紹給我。但分局傳訓，我們就得去啊。那是一個關臨時犯人的牢房，我們三個在裏面抱頭痛哭。等了幾個小時後，就提審我。他們不問弟弟們。我是老大，就把情況講了。當時，我的同學和中學老師都等在外頭。提審過了，没有事，就把我們放了出來。這是我第一次坐班房。

我們出來後，又住在李鐵英聾啞學校。從離家那天起，每天天黑後，我自己騎車回家，在樓下，從外邊扒着窗户往裏看。爸爸那裏點着燈，他看不見我。我每天去看他，流泪，想他們。

我們從分局出來後，爸爸過去在日本的同事，一位姓趙的叔叔（他有一個織襪廠），知道這事。他和劉大爺帶着我們三個去給爸爸認錯，爸爸不原諒，他們也没有辦法。劉大爺是我爸爸的上司，中

華書局經理，與我爸爸很有交情。我上中學時，劉大爺爲兩個女兒，都托人來提親，要我挑一個。媽媽也盼望我早點結婚，但這些我都不知道。

我們只好走了。過了幾天，別人告訴我，青島《申報》登出聲明："初伯平與子立鵬、立峰、立亭，因三子不服管教，脱離父子關系。"後來我才知道，這是給我爸爸介紹婚姻的那個姓吕的，與我爸爸一起起草的。

我還是天天晚上回去，遠遠地看他們。一天晚上，在燈光下，我看見繼母站在那裏，爸爸坐着，桌上有菜，在喝酒。我聽見爸爸説："他們三個到哪裏去了？"這時，我的眼淚掉了下來。

多年後説起這事，我的妻子威英説："你那時跑進去對爸爸説：'爸爸，你别生氣了，我們不對'，不就好了嗎？" 我的肉體很剛硬，這是爸爸的遺傳。我雖然流淚想他，卻不進去。我有個個性：寧肯吃苦，不能受氣——其實，這是不好的。

我騎車哭着離開了。

青島有份小報，忘了叫什麽名字了。第二天，小報以題目"繼母入門，父離子散"，寫了這些經過，説我是禮賢中學畢業，後來到北京上大學，回來探親如何如何。不知道是誰提供的材料，寫的都是實際情况，很詳細。當時，青島只有《申報》和這份小報。這份報紙本來我還留着，被捕後就不知去向了。

林哥哥不是說讓我和大妹回青島訂婚嗎？在這種情況下，李大哥說："你們訂婚吧！我給你們主持。"他拿錢在飯館辦了兩桌酒席，請我學校的一個地理老師兼教務主任孫伯伯參加，作證婚人。

後來，我們帶上自行車，坐船離開了青島。以前和爸爸在日本做生意的唐爸爸有個弟弟，叫唐陰侯，住在天津。我們到天津碼頭下來，就落脚在他家裏。我上大學期間，有時到天津來，也住在他家裏。我和弟弟，還有大妹，在那裏住了兩個晚上。唐叔叔讓他的妻子（姨太太）找衣服給我。然後，我們從天津坐火車回到北京。

大妹回日本

到了北京，我們都住在林家。林媽媽很好，我大弟有一次感冒發燒，日本醫院的大夫到家裏來打針。很多年前，林家小妹還來信問大弟怎麼樣了，又寄錢給我，要我轉給大弟。我很感激。所以，我這一輩子，有不少的爸爸媽媽。

文革期間，唐爸爸不知道我改造了，找不到我。後來唐爸爸故去了，唐媽媽還在，我去看她。我們都從心裏感激人家。以前到他們家，他們接濟我，幫弟弟交學費，還有住宿費，感謝主，不能忘記這些事情。唐媽媽告訴我，唐爸爸很想我，文革期間他也遭到難處，在家裏拍着大櫃呼叫："立鵬啊，你在哪裏啊？"唐媽媽故去後，唐弟弟還在那裏，信主了，他的妻子是黨員，現在也願意信主，對我們非常好。

當時，我和弟弟來到北京，林媽媽和林哥哥都不拿我們當外人，象一家人一樣。不久，林家兩妹妹被國民黨視爲日本人，要遣送回日本，都没來得及告訴我。林媽媽生病，我給她輸了血，照顧她，也寫信告訴在日本的大妹，説："大妹，你放心吧！在你們没有和爸爸媽媽相見之前，我會在身邊照顧他們。"那時，林哥哥在天津上班，林媽媽出院後，把那個小院賣掉了，租房子住。以後又搬家，煤球什麼的都是我去拉。我自己的媽媽走了，拿主的話説，誰是我的父母兄弟，凡遵我父旨意的人就是我的父母兄弟姐妹。他們都信主，從小拿我當自己的孩子。

兒子的地位

我當年離開家，寧肯吃苦，不肯受氣——這是老我。最近幾年，我才知道對不起爸爸，没有站對兒子的地位。我雖然没有向爸爸發脾氣，但是不會做人。我應當説："爸爸，你别生氣。你去坐着休息，我來管他。"把小弟帶走，小打一頓，不就好了嗎？

現在，我在主面前認罪。當時，我要是那樣和爸爸講，爸爸高興，也不會落到後來的樣子了。以後解放了，爸爸從國外回來，經昆明轉到天津，住在唐叔叔家裏。唐叔叔告訴我："你爸爸幾次想去北京，但你繼母不讓。"後來他們回到青島，爸爸病危，打來兩封加急電報，要我速歸。可我還得預備路費啊！我回家後，繼母没有問我回去有没有錢，我也没有對她説："媽媽，我回去需要路費。"爸爸的呢子大衣和幾件西服給了我。爸爸的牙缸特别

好看，還有刮鬚刀，我說：“媽媽，我拿這些作紀念。”

最近幾年，我常想妻子威英跟我講的話：當你趴在窗外看見爸爸在屋裏說“他們三個真走了嗎？到哪裏去了？”他想你們，那時你跑進去就好了。她說得對啊！但這事已經過去，後悔也晚了。當初，我要是在主裏站對兒子的地位，不就没事了嗎？這都是過去的事了，不是說誰對、誰不對。弟兄姊妹間也是，就是我們完全有理，也要站對地位啊！

兩個弟弟

離家以後，我帶着兩個弟弟。在人看來，我們得吃苦了。清華的弟兄黄歌山和孫凱都知道我們的事情。我不在清華入伙食了。小弟和我一個床鋪睡，大弟住校。清華的弟兄只要進城，就告訴我：“初弟兄，我今天進城，午飯、晚飯不回來吃。”我弟弟就補他的空位。

林媽媽有個米飯鍋，不很大，我把米和菜準備好了，連飯帶菜一鍋做好，就這麼吃。那時，清華没有鍋爐房，水房裏有十幾口并排的大鍋在燒水，門口很寬，我就在門邊做飯。進城時，就在林媽媽家吃。過年過節，林媽媽都要我和弟弟到家裏去。有時候，我和弟弟過節留在學校裏。弟弟小，八月十五，我就買個月餅給他們。我把我的衣服給弟弟們穿——他們還都是孩子啊！

林媽媽一心一意看我們是一家人，我不願意她牽挂。我到烟臺去，把媽媽的兩件皮襖拿來，給林爸爸一件，林媽媽一件，雖然是女式的，他們都能穿，

非常好。林爸爸、林媽媽不太會講中國話，但會說福建話和日本話。我帶着林爸爸、林媽媽去看病。林哥哥在天津供職，有時回北京，但多半都在天津。等於這就是我的家，一切事情都由我料理。

說起林媽媽，我很想念她。有時，我在家裏住，林媽媽早晨到市場去買菜，我就陪着她，幫她提菜籃。經過賣油餅的攤子，她拿我當孩子，買油餅給我吃。

第二章　與夏威英姊妹結婚

改道去上海

1950 年，我大學畢業。本來由政府統一分配工作，但我不願服從分配。我放弃國際公法的考試，想再學一年，只一門課程，不但學習輕鬆，每個月還發 12 塊錢助學金，可以供養兩個弟弟。

我打算從北京回青島。路過濟南時，順便下車，到教會看看。青島教會的負責弟兄張子潔剛好到濟南，我正好碰上。他是最早爲主殉道的，因在青島按手禱告、醫病趕鬼被抓，就没有出來，死在監獄裏。還有李良誠，也是青島的負責弟兄。李弟兄平日做買賣，張弟兄在教會專職侍奉。

張弟兄知道我離開家的事，很關心我，說："立鵬弟兄，你到生化廠多好啊！那裏都是弟兄姊妹。"我覺得也好，就從濟南改道去上海了。張子潔寫信給倪弟兄，我拿着介紹信到上海，給教會一個負責弟兄，這事就成了。

相遇

第二天，我到生化廠，先到各個科室參觀。哎呀，很奇妙！到了化驗室，碰見夏姊妹！

我知道她姓夏。1949 年楊永玫姊妹和焦天喜弟兄在北京聚會處舉辦婚禮，威英作伴娘，她爸爸作證婚人。楊的父母和夏姊妹的父母很熟，楊姊妹有時到天津去，就住在夏姊妹家裏。婚禮很簡樸，清華的弟兄都來了。婚禮以後，照相留念。好象是陳弟兄給照相，夏姊妹的頭往一邊歪，陳弟兄說：

“夏姊妹，你的頭往這邊歪歪。”夏姊妹却偏要往那邊歪。我問清華的一個弟兄：“這個姊妹是誰啊？挺擰的！”他說：“你不知道啊，她是夏弟兄的女兒。不知道叫什麼名字。她來作伴娘，住在教會裏。”我們没有說過話。

到了生化，廠長弟兄帶我參觀化驗室，她說：“初弟兄，你來啦！”她知道我姓初。我說：“夏姊妹，你什麼時候來的？”原來她只比我早到三、四天。

手術

那時是 1950 年 10 月底 11 月初，夏姊妹的三姨在中山醫院工作，讓她去檢查心臟，需要住院做手術。大家去驗血，準備爲夏姊妹輸血。手術進行了四個小時，不能醫治。黄家泗醫生告訴她舅舅、姨姨，說她的心臟病不能醫治，并叮囑不要將實情告訴病人。我知道這個情况。

黄家泗醫生給威英開刀，要輸血。大夫對我說，我的血質量好，100CC 抵賣血的 200CC。輸血時我排在第一個，後面還有四個，是她舅舅和别的弟兄。血拿進去，一個小時後，醫生出來說够了，讓别人都走了。我在那裏，她姨姨是護士，給我預備牛奶喝。

夏姊妹開刀以後，我天天去看她。開始，她在沉睡。後來，她醒了，我就把倪弟兄講馬太福音的内容分享給她。有個生化的盧竹筠姊妹也去看她，不許進去，讓她四點以後來。她問我是怎麼進去的，我說：“到醫院裏，轉到後頭樓梯上就進去了。”

我去看夏姊妹時，她不講話。後來，她說了一句："初弟兄，以後你別來看我了。"但第二天我又去了。去了幾天，給她講聚會的情況，也談談我離開家的一些經過。我到生化遇見夏姊妹，她剛好有病開刀。其實，我不單是對她，對哪個有病的，我都特別挂念着。

有一次，我去醫院，她不在，護士說她出院了。我說："她出院了，也沒到廠子裏來啊。"我去三姨的護士宿捨，在樓下等。三姨下來說："她呀，不願住在醫院裏，住在我這裏。"

其實，她是討厭我天天去。後來，她對我說，她要解小手就憋着，結果，小便解不出來了，要插尿管。所以，她躲着我，離開病房，到三姨那裏了。

三姨上樓去叫她，半天她才下來。三姨說："我請你們吃餃子。"我說好。

後來，威英說："你臉皮够厚的！我姨說請你吃餃子，你不說不用不用，就說好。真討厭！成天跑來。"我說："三姨叫你，怎麼半天不下來？大概是推你一下，你才走一步。"這就是我們認識的經過。

解除婚約

在夏姊妹住院期間，日本的林哥哥來上海，要我偷渡到日本，和大妹結婚。我沒有走。在林哥哥到來之前，關於我帶兩個弟弟離家出走的經過，怎麼訂婚等，我都向威英講過，她都知道。

林家姐妹回日本後，我到上海生化，林哥哥也知道。我和大妹還有信件往來。她來的信，檢查部門

都拆開看了，然後用透明條封上。她來信說："年紀大了，準備結婚吧。"她說，在日本有好多西服料子，好多東西。

有一天，林哥哥來上海，到生化找我。他悄悄告訴我，有一只商船停在上海碼頭，他認識一個日本人，可以乘這艘船偷渡。他說："你去日本吧，和妹妹結婚。"又說："你自己禱告。如果不去，就告訴我，妹妹就在那邊結婚了，也不能等你啊。如果去，什麼東西都別帶。明天一早我來，就跟我走。"

我想，兩個弟弟還在念書啊。經過禱告，我知道不能偷渡，得留在這裏，撫養弟弟。從那以後，我們没有再通信。以後，大妹結婚，嫁給一個荷蘭人，生了五個孩子。中日建交後，林爸爸、林媽媽、林哥哥及兩個妹妹，和我都有通信往來。林哥哥、妹妹、妹夫都來過中國，在杭州及天津相見。大妹夫、小妹夫先後故去。林爸爸、林媽媽早已故世。小妹來電話告知，姐姐于 2010 年 9 月 2 日歸主。

林哥哥走了。我不走，留下來。婚約就這樣解除了。

我在生化工作，工資比威英高，因爲她没上大學。我的工資供弟弟吃飯，交學費，手上没攢錢。

行路的人不能定自己的脚步

我想，這個夏姊妹够可憐的！心臟開了刀又不好。她病得胡思亂想，說："那麼多姊妹你都不要，單要我這個病秧子！"

我没有想她活不久，死了再娶，這話是她講的。當時，她也没有對我講，祇是對弟兄姊妹說：“初弟兄爲什麼娶我？因爲知道我心臟開刀，活不多久，我死了，他可以再娶個姊妹。”

她最後明白了神的旨意，說：“感謝主！主預備的。想起來都是神的安排！你訂婚不是神的旨意，還是分開。哥哥還是哥哥，妹妹還是妹妹，一樣的一家人。”

所以說，行路的人不可定自己的脚步。我本想去青島，反去了上海。到了上海，又遇見了夏姊妹。在上海一段一段的，直到被捕。

我們倆在張愚之弟兄家訂婚，有李淵如姊妹、藍志一弟兄和威英的爸爸。我寫信告訴林媽媽、大妹、小妹全家，說我現在訂婚了，這個姊妹心臟不好，她本人不知道。我現在還有小妹和威英一起的合影照。一切都在神的手中。

離職

後來，生化廠變國營了。夏姊妹心臟不好，不適應上海的黄梅天氣。過去，因黄梅天身體不適，申請回天津，馬上被批准，什麼時候回來，由自己决定。國營了，請假不一定能批。她說：我得離職。我說：我同意。她問爸爸，要不要離職信。老人家頭腦好，說應該要。她要了離職信。

我思想反動，不要離職信。我想：要離職信幹什麼！我又不幹壞事，有主與我同在。

我們離職後，住在俞毓馨姊妹的父母家裏，在樓

上，被褥什麼的都有。我們結婚也住在那裏。本來要回天津的，但媽媽來信不讓我們回去，說什麼時候可以回再告訴我們。這是因爲威英的爸爸被抓了。張愚之和藍志一弟兄知道這事，但没有告訴我們。

1953 年，我二十八、九歲，我們兩人結婚了。很簡單，就是在教會裏宣布一下，再去政府登記。

俞姊妹的弟弟和我很好。當時我没有見過俞姐姐，那時，她和清華的陸家和弟兄在搞對象，我并不知道。在俞姐家住的時候，她爸爸讓兒子問我："清華的陸家和弟兄怎麼樣？"我知道陸弟兄，說這個弟兄很好。

養鵪鶉

俞姐的爸爸很好，知道我們從生化出來，在上海没有工作，就對他的小兒子說："讓他養鵪鶉吧。"

俞伯父對我說："咱們合伙，你養鵪鶉，我出資本。"他出了 500 塊錢，安上籠子，保姆箱也作了。我買了鵪鶉蛋，從小養大，下了蛋，裝在小盒子裏，一毛錢一個，十個一塊錢，養了一陣子鵪鶉。

威英的爸爸被抓進去，過了一段時間又放出來了。媽媽捎信讓我們回去。1954 年，我們回到天津，這些鵪鶉就用火車托運到天津來了。後來，一個大陸藥廠的範弟兄全買去了，因爲他喜歡養鳥。保姆箱由盧姊妹的爸爸（天津大學生物系教授）的學校給買了，我便匯款還了俞伯父的錢。

威英求職

夏姊妹找工作，也是神奇妙的安排。力生藥廠前

身是恢復藥廠，登報招一個化驗員。買鶴鶉的範弟兄知道了，把這消息告訴爸爸，讓威英到恢復藥廠試試，因爲她在生化時搞過化驗。一開始，威英說："我能行嗎？"爸爸說："你試試看嘛。交在主的手裏。"她就去了，兩位廠長覺得很好，因爲她英文藥典、日文藥典都懂，就把她留了下來。

我因爲没有離職信，找不着工作。過了半年多，我獨自回到上海，進南開化工廠工作，這是上海一個弟兄剛剛創辦的，專做工業用活性碳。這樣，我一年一次回天津，探親一個月。

第三章 在提藍橋監獄

被捕

1956 年 1 月 26 日，我在上海被捕，關押在分局裏。八、九個月後，轉到提藍橋監獄，關押了兩年。1958 年，我從上海提藍橋監獄被發送到青海，分配在西寧一個化工廠，當時正建廠房。廠子很大，裏頭有個木材廠，還有個青海制藥廠。以後，我就在化工廠工作，搞化工，做活性碳。在西寧待了兩年後，被調到格爾木農場，後又調到德林哈。在德林哈直到 1975 年，刑滿獲釋。本來是 76 年出來的，但減刑一年。

因我在上學期間，把兩個弟弟從老家帶出來，經歷過很多苦難，受到了鍛煉。這是神的安排。那 20 年改造，還没關押進去，就先有個學習了。受苦對我們有益（詩 119：71），所以我不怕吃苦。

被捕後，不管調到哪裏，神都預備一個主管的幹部對我特別好。主知道我需要經過這些年的改造，好好背十字架，天天學功課，直到見主的那一天。感謝主！都是恩典！

在任何患難困苦中，主不許可的，不會臨到。臨到我的這二十年，有主的美意和安排。之前家庭發生的事情，也有主的安排。

被捕那一天，我正準備從上海回天津過春節。1 月 26 日夜裏 12 點以後，大約 1 點以前，我一個人睡在樓上，來人把我銬上雙手，帶上車，到了上海某分局。在看守所裏，8 個人一個屋。後來，我量

了一下，伸直手，兩邊指頭能摸着**牆**。8 個人，你靠着我，我靠着你，新來的就靠着大小便的馬桶。有人走了，有人進來，就這麼轉。一天兩頓飯，用鋼飯盒，吃菜和稀飯。頭一頓，犯人看我能吃，都瞪眼看着我。等我吃完了，他們問我："你是二進宮嗎？"我不懂。他們說："這裏來過没有？"我說没有。他們就講："我們在這裏不止關一次了，剛進來時吃不下飯。"我說："飯啦，有什麼就吃什麼嘛。"其實，他們是看我能不能剩一點，給他們吃。

隔了兩天，又關進來一個，說前天外面報紙登的什麼教的反革命，是姓倪的（注：報紙上登的"倪柝聲反革命集團大逮捕"，那天晚上同時被逮捕的有 200 多人）。我心裏就有數了。

局裏把我從看守所送到提藍橋監獄。開車的警察没有銬我，拿着檔案，對我說"離開分局了"，没有告訴我去哪裏。車開到黄埔江外灘一個大樓前停下來。警察把檔案交給我，說："初立鵬，你把這個好好拿着，别丢了。千萬别離開車，我得辦點事去。"我說："隊長，放心吧（我不能叫他司機啊）！我會在這裏等你，哪兒也不去。"他就走了。

我**並**不想看檔案上寫的是什麼，讓我拿着就拿着，我就坐在那裏等他。恐怕他心裏怕我跑；跑了，他也有責任。但我連跑的想法都没有。他回來看見我，笑了，把我送到提藍橋監獄。他抽出檔案，我看見有兩行字，但不知道是什麼。他說："初立鵬，你表現很好啊！好好努力，争取早一點出來。"

第一次提審時，審判員第一句話就說："初立鵬，對於你家庭的遭遇，我很同情。不過你也知道，政府是坦白從寬，抗拒從嚴。你要好好坦白，争取早一點出去！"他讓我交代教會的事情，倪析聲的事情。所有我所認識的人，他都知道。他把我的父母、爺爺奶奶都查得很清楚，連我和弟弟離家出走的事，他也知道。他說："政府的政策是坦白從寬。我問你什麽，你都要老老實實交待。"那時，我年輕，有血氣，没有愛心，與無神論者是對立的。我對他說："倪析聲，我知道，我還給他理過發。但是，我們做禮拜聽他講聖經，我們得幫助。至于他個人的事情我不知道，只有神知道。"我還說："你在這裏提問我，你知道我腦子裏面想什麽嗎？實際上你不知道。但是，有一位主耶穌是察看人心的。"我就對他這麽講。

我有個思想，認爲他不信主，神家裏的事，不必對他講。以後，換來換去，換了三個審判員，都很厲害。

主說"要愛仇敵"，年輕時我不理解，與審訊的人敵對。但是以後看到，要順服掌權的，要愛仇敵，直到前幾年才懂得。

轉入提籃橋監獄

我被關押在提藍橋監獄四號監。進去以後，在三號監，遇見了金監長。我在四樓，一直關了三個多月，都没有審問我。後來，没有開庭，根據審問就判刑了，判我 20 年。

判决書拿到了，我馬上想到威英和爸爸媽媽，就

問金監長："我可以寫封信嗎？"我想把判决書寄給妻子，告訴她："你和我離婚吧。20 年太長了！"

金監長對我特別好。我年輕，頭腦簡單，没有他考慮得多。他説："初立鵬啊，你現在在改造，你不要提出離婚，等着對方提，你同意就得了。"他講得很對！不然，對威英也是個刺激。我是好意，20 年後我能否活着出來，能否見面還不知道呢。我就聽了金監長的話。這些事我都對威英講過。

後來，讓我住勞動房，白天不關門，給他們開飯，打洗臉水，發開水。再就是一天倒兩次馬桶，一手拎兩個。南方的馬桶做得很好看。在勞動房，兩個人住一間屋子，不用五、六個人擠一間了。

我得了丹毒，腿腫。金監長找了個犯人，把我背到提藍橋監獄醫院，還囑咐護士長："這個犯人，不要給他吃定量。他吃多少，你們就給他多少。"他們特別優待我，因爲犯人食物定量，吃不飽。等醫好了，我又回到監房裏。

金監長是老幹部，我很佩服他。一樓有個水泥坡，下邊有個洞，我們倒馬桶時，糞便順坡流進洞裏。11 月天冷了。有一天，糞便堵住，要犯人去掏，掏不好，這個金監長就把棉衣一脱，自己用手去掏。這給我很多啓發，這個幹部不打人，不罵人，挺好的。

倪弟兄

我在四樓，**倪柝聲弟兄（教會著名傳道人－編註）**關**在三**樓，**我**還**见**過**他，**但**是不能説話。1952 年，倪弟兄被帶走，不知道去哪裏了。

剛解放時，中央找他談話，讓他起來領導中國的基督教，倪弟兄没有答應。日本人當年在在東北建了東北**製**藥廠，修了鐵路。那時很奇怪，東北還有個衛生部的白部長請倪弟兄去了至少三次，正好趕上國慶。國慶有觀禮臺，倪弟兄和東北的一個市長坐在一起。以後又請他和他弟弟（倪懷祖，在技術方面很有名望，給别的廠當顧問）參觀東北**製**藥廠，希望把生化藥廠合**併**到東北**製**藥廠。上海到東北經過天津，倪弟兄就住在我岳父家裏。有一天，倪弟兄早上吃完早點，對倪師母講：咱們今天恐怕要分離了。快中午的時候，來了輛小轎車，説“東北東華**製**藥廠請你去”。上了轎車，就不見人了。倪師母寫信給潘漢年市長，詢問倪弟兄下落，總没有回音。從那以後，就不知道他去哪裏了。

我在提藍橋監獄三號監時，我在四樓，倪弟兄在三樓。提藍橋是個十層樓橢圓形的監房，共有十個監，另外還有個醫院。有一天，從倪弟兄的監房裏調來一個上海戲曲學院的教授到我的監房。他説：我原來在三樓，三個人關在一起；調到四樓，是四個人關在一起；三樓和他同關的有個外國人，還有個姓倪的。他説：這人外語非常好，知識面特别廣。那時，家人可以去探視倪弟兄，送吃的，還可以開帳存錢，在小賣部買東西，一個月開一次。他説，這個姓倪的很奇怪，吃咸鴨蛋不丢蛋殼，留在那裏，每頓飯（不是每天都有鴨蛋吃）都把蛋殼吃上一點，補鈣吧。我告訴他，那是我的一個弟兄。

以後，我就格外留心了。他們每天讓犯人出來轉一轉。有一天，倪弟兄在放風，我看見他把頭往上一抬，我們的眼對到一起了，不能說話。這是第一次。第二次是三樓下樓梯這邊有片空地，他們小組在那裏學習。審判員提我，帶我出來，走到那裏，倪弟兄正好一看，我們又對視見面了。這是第二次。以後，再没有看見過。所以一切都有神的安排，有神的美意，他在掌管着一切。

第四章 在西寧化工廠勞改

有一夜，犯人大集合，没有看見倪弟兄。金監長對我們訓話，集合點名，說："今天要把你們送到一個很遠、很好的一個地方去，那裏有牛羊肉。"就這樣，我們被送到青海去了。那是 1958 年。

我在提藍橋監獄待了總共兩年。那時，每月可以給家裏寫一封信。以後編小組，每組有一個組長，我還當組長，因爲他們相信我不會逃跑。

我們連夜出發了，坐着拉牛馬的車廂，由一個小鐵門進去，一個車廂幾個組，兩個大馬桶。到達一站，就下去抬飯，打水，倒馬桶，這都是幾個組長的事情。我們不知道要去哪裏，以後漸漸知道了是去西寧。

因信仍有指望

到了西寧，犯人先集中在一個地方，住了一天。第二天，有人來點名，叫了我的名字。我被分在青海勞改隊的西寧市南泰塑料廠。塑料廠分爲三個車間：塑料壓型車間、機修車間和化工車間。我被分配在化工車間。那時，剛開始建廠房，分配我挑水。有人和泥沙，我管供水。一開始，一擔挑不動，不够滿。我對勞動，對過去没有作過的事，都不懼怕，一天一天，慢慢地也就習慣了。晚上，幹部把我們帶到監房去，由部隊看押。早晨出工時，幹部來帶我們。每小組 16 個人，擠在一個炕上，一個挨一個睡。那裏冷，夏天也得蓋被子，我有時蓋着被子跪在那裏禱告。

自被逮捕後，我就離開了弟兄姊妹，感覺好像離開了家。你說不想家，不想弟兄姊妹，那是假的。但知道我們是在基督裏，就有喜樂和平安，因爲有他的同在，他是我們一切的一切。

活性炭

化工車間建成了。大院子裏還有個製藥廠，化工車間對着製藥廠的一個車間。以後才知道，在那裏工作的都是犯人。過了約一年多，突然在廠裏建了個女廁所。有一天，犯人大集合，一個一個，點名出列。到了最後，没點名的只剩下 12 個人，包括我在内。這 12 個人留下來，其餘的全部被帶走，不知道去了哪裏。過了些日子，卡車運來很多女勞教，都是從上海來的。後來才知道這裏要改成一個女勞教單位，只留下 12 個男犯人。出去勞動時，我們了解到，女勞教中還有十幾個男勞教。女勞教來後，我們 12 人中，有 4 個人在化工車間，4 人在機修車間，4 人在壓型車間。我和劉忠道，還有一個姓陳的，都在化工車間。

我們車間對面是製藥廠。上海來的女勞教各式各樣的人都有。製藥廠的女勞教中有兩個天主教的姊妹，跟别的女勞教不一樣，只穿藍色卡其布列寧裝，而别人都穿得花花綠綠、五花八門的。慢慢就知道他們是天主教徒了。和我同來的一位帶胡子的老天主教徒，是其中一個姊妹的爸爸。她們都是大學生，在學校因爲反動言論被打成右派。人非常好，一看

就知道與別人完全不一樣。後來了解到，有一個白昌榮醫生，也是基督徒，他自己住一間屋子，給人看病。

我們在化工車間造洗衣肥皂、香皂等，都是很貴的。他們把我選來是因爲我在化工廠做過活性碳。塑料廠準備生產活性碳。在此之前，幹部帶着我到西寧考察青海乳品奶廠的土煤氣。回來後，讓我負責建一個土煤氣，做個大土爐，點上火，把木材廠的廢木料丟進去，造成烟氣給壓型廠使用。先設計，起個大高爐等等，結果把這事做成了。

這之後，就調我試驗生產活性碳。作活性碳，得有火爐、鐵罐，我的時間很自由。幹部把我帶去汽車廠的廢料堆，讓我尋找，就不管我了。我找到一個打油的桶，用作活性碳的爐身，外面燒火，再想辦法做一個耐火爐，把鐵爐擺在中間，外面加温，還需要一個蒸汽爐。利用木材廠的木板加上燒藥的爐子，高温加到一定程度，慢慢地就燒成了木炭，再到機修車間加工成小塊（由幹部家屬加工，他們幹活有報酬）。

在西寧改造時，一般都這樣，幹部對我特別照顧。

威英的信

這期間，單位裏想我的妻子夏姊妹是搞化驗的，想把她調到塑料廠來，讓我寫信問她。幹部説，塑料廠在南山蓋了一批房子，可以在那裏給夏姊妹安排住處。家裏回信説，夏姊妹有心臟病，不適合到青海—没來就對了，以後又調我到別處了。

有一次，中午開飯，我們幾個犯人圍在一起，指導員講："大家等一會兒吃飯，我這裏有一封信，讀給大家聽一聽。"大家都不知道要讀誰的信。原來，他讀的是夏姊妹的信，說夏威英被評爲天津市的先進工作者，到北戴河和勞模一起療養十天，在北戴河吃得好，又游覽，十天重了十斤。她說：現在我也沒有什麼本事，這是主的恩典。

幹部把信讀完了，說："一個是先進工作者，一個是勞動模範。這封信是初立鵬妻子寫給他的。他妻子是先進工作者，初立鵬是勞動模範。"幹部把這封信交給我，信裏還附了夏姊妹在北戴河照的照片。從那以後，我不管在哪裏改造，只要有來信（犯人的信都得檢查，一來就是一大捆），幹部先看看有沒有我的，如果有夏姊妹寫給我的信，就遞到我手裏。信中的交往，願主得榮耀。感謝主，這也是一個見證。

到格爾木之後，有一個幹部醫生的家屬，只要有信來，她首先問有沒有初立鵬的，看了以後就直接跑到伙房裏送給我："初立鵬，來信了！"感謝主！不是我們好。在改造期間，我和夏姊妹之間的通信是不斷的，一月一封，但收信、發信都得檢查。威英和我常在信中有交通、勸勉，這感動了幹部。感謝主！有的幹部**被主拯救了**。

夏姊妹等我二十年，也是神的恩典。感謝主！

"小老鼠（饅頭）"

在那裏，除了定量的食品，每月還給我 1 斤酥

油。隊長說："這個酥油裝在瓶子裏，我給你保管。"大家都餓啊，幹部怕我拿回去，一下子吃太多。他說："每天中午開飯時，你到我辦公室來領，我挖一些給你。"

在生活方面，工廠裏頭定量比較高一些，每月大概 28 斤，我記不清了，反正比農場高，農場是 18 斤。

伙房裏做飯的，都是歲數大的女勞教，對我們犯人很有同情心。勞教拿工資，每月 38 元，禮拜天可以出去買東西，犯人就不行。當時我們 12 個犯人分成三個小組，一個小組 4 人，輪流着去打飯。其中有 4 人在機修車間，他們用公家的鐵皮打些桶，帶蓋的，可以拎。給我們小組也打了一個，打飯用。早飯的定量是一缸子稀飯，一個小老鼠（饅頭），一點點。伙房的勞教同情犯人，早餐 4 人本該有 4 個小老鼠，有時給我們放 8 個，其實，8 個也吃不飽。有時，飯也多給我們一點。伙房裏養豬，有個豬圈，就在我們車間后面。有個餵豬的勞教老人，我們都叫她"豬媽媽"，一天餵豬兩次。豬媽媽告訴我們 4 個犯人中的一個說：我每天幾點餵豬，我餵豬的時候，要先看看幾個圈裏的豬。我挑着擔，豬桶裏有饅頭，我去看豬的時候，你們一個人可以把饅頭撈起來。意思是給我們吃。

青海的冬天很冷。在夏秋時儲存圓白菜，長得很大，有的象臉盆那樣大，也有小的，大冬天凍在那裏，整個冬天就吃它。也有土豆，窖在那裏。犯人

下班收工時，幹部把我們帶進監獄。犯人中各式各樣的人都有，有的犯人在大棉襖後頭釘一塊布，縫成一個大袋子，有時從圓白菜垛裏拿兩個小的，放在袋子裏，穿上棉襖帶回監房。冬天烤火，在一個方方的土爐裏，燒鋸末取暖。他們把大頭菜偷來，把它煮開了，分給我一份。給我，我就吃；大家相處得挺好。我不拿也不做，衹是白吃。他們用代號“鍋榔頭”叫大頭菜，說：今天你拿“鍋榔頭”去。幹部不知道；就是知道了，也睁衹眼閉衹眼。在西寧的工廠裏，在食物與生活方面，都比較好。

幹部要我做什麽，我就做什麽。我們都很服從，很聽話。不但對幹部，就是對犯人、勞教，我也都是客客氣氣的，都很好，因爲我們跟他們不一樣。那兩位天主教的姊妹非常好，穿的卡其布褲子破了，自己補個補丁，一看就和別人不一樣。我們化工廠做肥皂，有樹脂、油膏、燒碱，做完肥皂後壓型成洗衣皂，放在架子上晾幹。勞改隊的生活，即便是勞教也很苦。白醫生需要肥皂，說：能不能拿兩塊肥皂給我？有的犯人就給她帶兩塊肥皂。她是四川人，從上海來的。

第五章 在格爾木農場勞改隊

我 1958 年去西寧，直到 1960 年。1960 年以後，政府號召支援農業，又把我們犯人（西寧有好多勞改隊）一起用汽車調到格爾木了。這是第二站。

格爾木是一個新地方，剛到的人休息兩天，然後出去勞動。那裏有個老人勞改隊，就把我們分配在老人裏邊。我當管訓組的組長。到菜園子裏勞動，我什麼都不懂。帶隊的走了，犯人有大組長，替隊長分配工作。大組長告訴小組長，各組帶着去工地。到工地後，我看見有條小河，不寬，有水，我說這地方真好。這小河其實是渠道，灌溉用的，當時我並不懂。到了後，讓鋤草，以前没蹲過，受不了。勞動完回來，還經過那條小河，我對一位老犯人講："這小河剛才挺好的，現在怎麼没有水了呢？"原來是改渠了。這些都不懂。對農活，什麼都不知道。就這樣，天天出工，回來在管訓組學習，跟別的組不一樣。

陳忠祥

在格爾木把我分到管訓組，安排我當組長。管訓，就是管理別人，訓練別人。這個組裏都是調皮搗蛋的。原先有一個組長、一個記録員，把我安排進去後，就有兩個組長了，管理十六個人。原先的組長叫秦鳳先。那裏有四個炕，火車廂一樣，各個組都相通。晚上學習，別的組可以靠牆坐，管訓組除了組長、記録員外，其餘的人不能靠牆，得規規矩矩

坐着，背不可靠**牆**。

這期間發生了一件事情。有個犯人叫陳忠祥，晚上學習時，幹部把他調到我們管訓組來，交給老組長（秦鳳先）。這個組長很厲害，要求陳站好："站着！你好好坦白，爲什麼調到管訓組來？"陳說："我不知道。"組長說："你不知道！你不犯錯誤，會調到這個組來嗎？你不老實！給你點厲害瞧瞧。"這時，幹部已經走了，兩個犯人聽組長的，把他按在床上，褲子脫掉，組長拿出一個電綫編的拍子，給犯人："給我打！"

我在對面炕上，書記員坐在裏面炕上。哎呀，我心裏忍不下，但也不能流眼**淚**。我不說話。這個組長把他皮肉打破了，還安排他睡在自己床位旁邊，看着他。我想這不對。

對老組長，我很客氣，得聽他的，尊重他。我小聲叫他，說有點事情和他講一講。我說："秦組長，今天這個調來的也受到你的管教了。別讓他睡在你旁邊。這樣吧，你把我調到裏邊去（裏邊有兩個炕），把他調到我旁邊，我看着他。"我說："你打了他，他別思想不好，給你暗虧吃。"

他聽聽也對，**採**納了我的建議。他說："初組長，你到裏頭去，把他調到你旁邊，你看着他，我在外頭。"我把被子搬進去，他睡在我旁邊。一個頭朝裏，一個頭朝外。我在化工廠做香脂，過去逮捕我時，身邊有個老牌子的"萬紫千紅"香脂空盒，我挖了一盒香脂帶在身上。我躺着，拿過香脂，推推

他，把香脂給他抹屁股。第二天，他照樣還得出去勞動。

中間休息，我去找中隊長，說："蓋隊長，有件事我向你匯報一下。昨天調到我們組的陳忠祥……"我把經過講了，他說他不知道。我不敢說秦組長打他，而是說有的犯人把他屁股都打破了。我把這事報告隊長，他說知道了。

收工了，晚上學習，陳還是站着，說不知道犯了什麼錯，還要打他。第二天出工休息時，我對秦組長說："我們已經打過他，就算了。讓他好好考慮考慮，犯新的錯誤再交代，好不好？"先前威英給我寄了一條絨褲，我不怕冷，從來没有穿過。我就把這條絨褲送給秦組長，說："秦組長，我不怕冷，我也不穿，家裏寄給我，我就擺着。你留着穿吧。"送上小禮品給他，他挺高興的。

有一天，陳正站着交待時，一個幹部來了，說："走，把他交給我。"以後陳就不在管訓組，把他調走了。實際上是別人害他，這個人很老實，犯人欺負犯人，胡說八道害他。這是勞改隊的黑暗。感謝主！這是主的恩典保守我。也是受我媽媽的影響，總是同情別人。

麥收

在菜園子裏勞動了一段時間後，就到大田裏了。麥收之前，大田裏的麥子已經灌漿了，還没有成熟。這時得鋤草，有稗子摻在麥苗裏，得把它拔掉，然後堆起來燒掉。就這樣學着做。

到了秋收季節，我不會割麥子，没有幹過。秋收之前，我就問他們怎麽割，他們就跟我講，鐮刀怎麽用，怎麽耙。還没割麥，我就準備好了。組長本來是不幹活的，有個組長説："你就别割了，檢查檢查質量得了。"我想這樣不好。人家把麥割倒了，得捆，我就捆。一個小組十幾個人割，捆的只有兩個人。我忙得滿頭大汗，來回跑。不但捆，我看滿地掉的麥穗太多了，一面捆好了抱，還撿麥穗放到捆裏。没有人叫我幹這些。秋收時，每人發一雙幹活用的單鞋。很快，一雙鞋跑破了。蓋隊長特别優待我，又送了我一雙。别人都是一雙鞋，我裏頭很感激。不但是割麥子時，一直到麥子收完，不管做什麽，我總是帶頭幹。

秋收後平整土地，要開荒抬土，我就抬後杠。我在西寧挑過水。但是，一筐土，一根扁擔兩人抬，不是一筐，是雙筐，還有一個不帶系的筐。裝滿了再摞上一筐。裝土的專門裝，運土的抬着跑，回來再裝。我抬後面，多負重一點，肩都磨破了。感謝主！都過去了，他的恩典够我用。

别的組長提醒我，説組長是不幹活的，衹要檢查質量，管好這組人就行了。有人幹得不好，組長還打，但我們不能這樣子。不是我有愛心，而是我們有主的生命，讓我們憐憫人。

秋收以後，蓋隊長要調走了。禮拜天休息，他對我講："初立鵬啊，我明天就調走離開這裏了。你的檔案我都看過了。我告訴你，我們大家對你的印象都很好。不過你要小心，勞改隊的情况你不知道。

犯人中別的組長，恐怕會給你虧吃，暗地裏陷害你。”他這麼告訴我，是出於好意。我對別的組長都客客氣氣，很尊重人家。我們順服執政掌權的。這是主的保守。

格爾木冷，要烤火。那裏没有煤，要打柴，用沙漠的沙柳。沙柳長得不高，可是木頭很粗，横長在沙裏，在沙漠裏頭打柴，把沙柳都挖出來，把植被都破壞了。有一次，我和另一個人，推着獨輪車，打了一車柴回來，給伙房做飯。每人發兩個餅，裝在袋子裏，綁在車上。路途很遠，我和那個人邊走邊談。我不懂，繩子系得不牢，到了目的地一看，飯丢了——兩個餅都丢了！主讓丢就丢吧。他打他的，我打我的。打滿了一車柴，套在肩上，用獨輪車推回來。主保守，也不餓。

得罪中隊長

我們在青海，吃不上大米。在格爾木時，有一個人刑滿出來，在伙房給幹部做飯，他對我說：“立鵬，你晚上到我這裏來坐坐吧。我盛一碗米飯給你。”晚上，我去了，他把米飯一下倒在我的大衣口袋裏，我就抓着吃，那時也不覺得臟——哎呀，好吃得很！

我在勞改隊時，照人的話說，没有社會經驗，在格爾木把中隊長得罪了。本來，在格爾木就要給我減刑，以後調到德林哈，格爾木的遲指導員和我們一起走，中隊長留在那裏。遲指導員管伙房，中隊長管生産。指導員講到糧食定量，對我說：“初立鵬，以後没有我的話，任何幹部來找你，說給哪個

小組加一點糧食，即便是半個饅頭，都別加！”人家怎麼說，我就怎麼辦，死死板板的。

有一天，中隊長回來，正好吃面條，犯人都拿臉盆打了一瓢。魏中隊長說：“給某某小組增加半瓢！”我不負責打飯，有個姓張的老人打。我對中隊長講：“指導員指示我，没有他的話任何人都不能加糧食。”中隊長說：“我叫你加，你就得加！不加不行！”那就加吧。250 人的伙食，我們五個人做，一個燒火的，兩個面案，我管做菜，用方頭鐵鏟大鍋炒。

晚上睡覺時，在炕上，年紀大的張玉軒特別好，他對我說：“初組長，咱們在這裏改造，是犯人。不管哪個幹部的話都得聽。你就答應着，別人讓你加，你就加，你就別講了。”“爲什麼？”老我的肉體發作了：我何苦幹伙房！雖然伙房吃得飽。我到大田裏幹好了，我不受這氣！

這給了我一個教訓。我後來知道了，哪個的話我都聽，也別把指導員給賣了。

第六章 在德林哈繼續勞改

五次輸血

回想起來，我給人輸過五次血。第一次是給林媽媽。第二次是爲夏姊妹。第三次，是我在德林哈總廠的醫院裏。醫院很大，我去看望一個生病的犯人，碰見趙小敏姊妹，她的弟兄叫張志廣，他的小孩在醫院裏住院，要輸血。我當時不認識他們。當時張志廣可能也在改造，姊妹没改造。説是要B型血，我説我是B型血。就這樣給他們的孩子輸血了。

第四次，我們隊裏的一個職工，是改造處的木工，他最小的孩子有病，在單位裏找誰有B型血，我説我有，就到總廠給他輸了。

第五次，是 1975 年夏天，我刑滿出來，隊裏的一個管教幹事的妻子要生小孩，大出血，止不住，也是我輸的。她是 B 型血，再找不到血了，在職工中問誰是 B 型血，我説我是。給她輸了 400CC，到總廠輸，輸完我就回來了。（我幾次輸血，除了給夏姊妹時，她姨姨給準備牛奶外，我從來没有休息過，第二天照樣上班。）

第二天，我怕熱，愛洗澡，外面有水渠，灌溉田，我跳下去洗澡。那時，董隊長路過，説："初立鵬，你不要命啦！剛輸完血就洗凉水澡。"那天，隊裏宰一頭自養的**豬**，不很大，給我一半，另一半給幹部伙房。給我一半是給我補身子，我請同事們一起吃，還有張建國老弟兄，在一個職工家屬的家，買

了麵條，這半頭豬一頓吃了打滷麵（開玩笑－編註）。那個時候，吃什麼都好！

吃蘋果的故事

我在伙房期間，大隊裏共四個中隊，有四個伙房。東西統一買，回來四個伙房分。每次買東西，都是由管理幹部帶我到鎮上採購，轉天由我和隊長坐馬車去鎮上提貨，回來分給各中隊伙房。

有一天，我餵豬的時候，木工房的人出來看見我，他們剛到市裏買了蘋果，就說："來，給你個蘋果吃。"那時候都不洗，餵豬的手拿着就吃了，只剩下一個蒂，連核都吃了。到現在還不削皮，洗洗就吃了。

糊辣湯的事

有一次放電影，晚上冷，各中隊分坐。放電影的人在伙房裏頭往外放，外頭掛銀幕，犯人端小板櫈坐在那裏。我們在伙房用大鍋熬一鍋糊辣湯，麵糊糊加辣椒，放一點菜，有鹽。散電影的時候，各個組拿桶來打，吃了暖和，免得感冒。別的隊没這麼做的。感謝主！

看管水渠受傷

在德林哈，我在伙房裏幹了十多年。以後，因爲我身體好，把我調到小組裏，出零工，由幹部帶出去單幹，不用去大田出工。

我幹過放水的活。麥苗出來要澆灌，地很多，一個人管兩條毛渠。因爲我身體好，總是上夜班，白天睡覺，晚上幹活。有一次放水時，我夾着鐵銑，

朝前跳渠時（本來有燈，我晚上從來不用燈，別人都拿着燈工作），摔倒了。結果下嘴唇被刺透，血管破了，出血不止。其他放水的人看我這樣子，就把我的渠道封掉。他們把我送到養馬圈，一個馬槽空着，裏頭有些麥草，讓我躺在那裏。我按着傷口，自己禱告，一直按着。天亮時，快八點鐘，幹部來了，把我帶回去，送到也是在改造的一個上海江南**製**造廠的老大夫那裏。不打麻藥，給我縫針。縫的時候，我昏過去了。

幹部批**准**我休息一個月，給我吃病號飯。有一次開帳買梨，內地出的梨，我買了兩斤，其實缺血吃梨**並**不好。那時**只**要有得吃就好，兩斤梨，梨皮梨核都吃了，光剩梨把把。凡事都有主的美意，要我安靜主前，禱告省查自己。

修鞋

過了一個月，我好了一點。在德林哈，二隊一個伙房組長和我很要好，他把過去公家發的一雙鞋給我。鞋挺好的，**只**是面子破了。我開帳去買了一塊綠色的帆布，自己絞，做了一個面兒。以後我刑滿出去，就穿這雙鞋回家。

放水灌地

我放水的時候，同伴不光是我們組的，還有別的組的。另外有個總負責的組長，他管分水，分給十幾個人。我不懂，別人晚上睡覺，把自己放的渠道堵一堵，進水慢，就可以睡覺，知道一塊地多長時間才能放滿。我渠道的水到了夜裏十一、二點，怎麼這麼大呀——他們那裏水小了，我這裏水就大了，

我不懂啊。我拼命地忙。兩道渠，一會兒這條滿了，一會兒那條又滿了。我穿着短褲，光着脚，忙得滿頭大汗。害怕水滿了，把莊稼衝了。一晚上，兩條主渠都快放到頭了，其他人那裏放得不多。我一向不懂取巧，總是這樣子。

有一天早上，指導員來得早，檢查工作，我說："這兩條渠不知道怎麼回事，你看，我這主渠快放到頭了，他們才放到那裏。"指導員知道是怎麼回事，說你不曉得勞改隊的一些情況。以後我才慢慢知道了。

上面這些幹部對我很好，照顧我。我改造時，家裏也挺苦的，很困難，吃不飽。那時去郵局寄東西，要自己備木箱。威英的大弟釘了個木箱，寄來袋裝奶粉。有一次，有一包喝咖啡用的方塊糖。有時寄罐頭，扁盒的火腿罐頭，這是上好的。這個罐頭，我不肯自己吃。和我挨着守渠道的是個上海人，我對他說："我家裏寄的罐頭還没吃。明天放水時，咱倆一塊吃。"打開來，兩個人吃了。

放水一直到麥收。麥收完了，還有冬灌。冬天來時，要澆一遍地。德林哈九月中旬就下雪了。水一直要放到十月二十幾號，到結冰的時候。我夜班有時穿着短褲，脱了衣服。早上天快亮了，回去前，到了大幹渠，我就鑿開冰，洗個冷水澡。洗完了很暖和，披上衣服，穿個短褲就回去了。發的棉褲，我從來不穿，都給那些放水的，他們放水弄濕了，就給他們穿。

主保守，没有死

想一想，要不是主的保守，我就回不來看大家了。仗着過去帶着弟弟離開家，事先神安排了一個鍛煉的機會，主保守，没有死。我看别人的見證，説改造怎麽苦，犯人欺負犯人。咱們帶頭幹活，幹部就高看你，對别的組長也是客客氣氣的。威英還給我寄過一盒打針的針藥 B12，我把它送到醫務室，給病人用了。

我們信主的弟兄出來都知道，神的兒女没有一個死在監獄裏的——就我們所知道、所認識的，因爲我們没有吃亂七八糟的東西。過年時，在格爾木，每人發一碗餡兒，**麵**是和好的，每人一份，過春節休息幾天，别人都鄭重其事地把洗**臉**盆翻過來當**麵**板，玻璃瓶子當擀**麵**杖，有的兩、三人伙起來做飯。我自己包了 10 個大餃子，用臉盆煮煮吃了，就休息了。

後來，我了解到在德林哈爲什麽把我調出伙房。幹部過中秋節，伙房給做月餅，他們拿來**麵**粉、油和糖，但不够量。**麵**案上有個年紀大的犯人講：咱們把犯人的糖拿一點來，油也多用一點，幹部拿 3 斤**麵**，咱們再加上 3 斤。幹部心裏都知道這些。幹部到菜窖拿菜，帶個袋子，讓裝 5 斤土豆、圓白菜，起碼給裝半袋子。所以，没有一個幹部是乾净的。犯人知道，幹部不能得罪，得討好他們，多給一些。這些我就不講了。我不會多拿東西送到幹部家裏。所以，在德林哈，一個指導員把我叫到家裏，説：“初立鵬，你勞動很好，伙房搞得很好，所以把你

調到地裏去。現在放水中斷，冬天没有事了，原來放水幹零活的，也在大田裏參加麥收勞動，脱粒。”

挨鬥

在伙房工作的時候，麥收脱粒時，我往地裏送飯。生産隊長告訴我：“初立鵬，你每天來送飯，饅頭筐子、菜桶空出來後，有落在場上的麥子，你就裝一點回去，可以**餵**猪。”我心裏有數，生産隊長願意大家吃飽一點，好搞生産。實際上，那些麥子弄乾净後，磨成粉，就加在犯人的飯食裏了。

因幹部之間有矛盾，另一個隊長知道這事了；也可能是犯人檢舉，匯報我撿地上糧食。這個隊長就讓各小組組長開我的會。他事先告訴我，從今天起，晚飯之後，到第幾組去，作檢查。檢查得站着，没有人打我，大家表面上批評我盜竊國家糧食。這我不能不承認啊。

天天吃完晚飯，我就去站着挨批。開了一段時間，有一天下着雨，正在開會批我，管教幹部進伙房來喊：“初立鵬。過來！”我得聽幹部的話，就走了。他們幹部内部有矛盾，這個隊長在這裏開我的會，還想給我加刑。當時我不知道這事。他問：“誰指使你的？”我説：“没有人指使，我自己做的。”我不會講某某幹部讓我帶回去**餵猪**的。從管教幹部叫我的這一天起，就不再開會鬬我了。

有一次我送午飯去地裏，那位批鬥我的幹部在半路上叫我，我把人力車停下，説：“王隊長。”他説：“你等一下。你知道盜竊國家糧食這個罪名的厲害嗎？要是給你加刑，起碼得判三到五年。”我

說："是，是。"他又說："誰指使你的？"我說："没有人指使。我看到場上落的麥子，拿點回去餵豬。"他在那裏，教育了我差不多兩個小時。以後，他想給我買好，我也知道。

這是主的恩典和保守。人在改造中，才知道怎麼做人。作爲基督徒，不能得罪神。"盜竊糧食"是幹部指使我做的，主知道。大家得吃飽，他愛世人，我就這麼想。

養豬

在德林哈，我們養豬，從 400 頭養到 2400 多頭。公豬配母豬，三個月就生小豬，繁殖得很快。

我以前没養過豬，但是我喜歡這些小豬，很有感情。生小豬時，負責母猪的犯人知道哪一個要生了，就睡在母猪旁照顧它，怕母豬壓死小豬，一次生十幾個。小豬吃奶，一個月後斷奶。隔欄養架子豬，有兩個月的，三個月的，四、五個月的，一批一批的。我負責餵 200 多頭剛斷奶的小豬。本來組長可以不餵豬，只搞管理就可以了，但我覺得帶頭幹活很好玩。

我們把大桶豬食舀到槽裏，小豬都搶着吃。有兩個小豬，身上帶黑白花的，體弱搶不上槽，很可憐。我就弄一個槽，擺在圈外，把這兩個抱出去，單獨餵它們。它們很聰明，抱一次就知道了。下一次餵食時，它不去搶了，就等着。其實，剩到最後的豬

食有糧食麥子，給兩個豬吃，吃完了再抱回去。抱着小豬，給它撓撓，很舒服，它不反抗，象小孩子一樣。

幹部家屬的孩子，經常到豬圈裏來玩。四、五個孩子叫着："初伯伯，你抱小花給我們看。"我就抱給他們看，大一點的孩子，就讓他抱抱，小豬老老實實的。所以，人不如猪，豬有感情。哪一頭豬病了，吃食不好，用肛表給它量體温，或者隔離、打針，或給猪開刀做手術，都是一個獸醫幹部教我的。他叫祁瑜，後來夫妻倆來天津，在我家住了五天，我傳福音給他，至今仍有來往。

還有一個看藥房的老醫生，叫張炳藩，有中藥、獸醫的藥，還有藥棉、紗布。人很好，歲數很大，被判了四、五年。我喜歡老人，和他很親近。他病了，我就替他打飯。他吃幹部厨房的飯。我幫他洗洗擦擦。他兒子來看他，都很好。他那裏有絲瓜瓤子，可以用來洗澡。我問他："大爺，絲瓜瓤子可以給我兩個嗎？"他說："好。你多拿兩個去。"有一次他病了住院，我又護理他。後來，他回到家裏，給我來信。我給他傳福音，他說好。感謝主！願主得着他。

宋潤生

在德林哈，有個宋潤生，祇有一條腿。他從三大隊到我們一大隊來，還没刑滿，勞動特別好。他在我們組裏，管粉碎機，粉碎豌豆、麥子、麥草等猪食。他剛調來時，和我同屋住，他告訴我："我在

三大隊，有個叫藍志一的，是伙房組長。犯人打他的臉，他就向人笑笑。我没有見過這樣的人。”我說：“他是我們教會的負責弟兄。”我就給他傳福音。慢慢的，他就得救了。本來他抽烟，後來就不抽了。就這樣，主揀選了他。

宋潤生回家後，我們一直有信件來往、交通，直到他歸主。他妻子和他離婚了，有一個女兒，也結婚了。他家在青島的一個郊縣，探親要坐車乘船。他回來後，我們還在一起。

我刑滿回天津探親時，他已從**豬**圈出來看庫房了。他買了肉，包餃子，做給我吃，送我走。我回家需要多帶點錢，包括來回的路費。那時，請假照樣發工資。他的錢存在一個黄幹事那裏。我說，借我 100 塊吧，他就給我準備。這個黄幹事人很好，我的照片、夏姊妹的照片，他用框子框上，**掛**在家裏。願主得着他們。

宋潤生信主了，信得很好。以後，他也回家了，工資比我少一點。他的老母親八十多歲故去了，没有見到，房子什麽的都叫表兄**佔**用了。公社對他很好，户口給上了，還給他房子，有個院子，可以種點菜。他和我一直都有信來往。我有什麽主的書啊、材料、見證的，就寄給他。有一次，兩個姊妹去看他，見他一個人，自己讀聖經、禱告。他的生命很有長進。

張建國

1973 年，張建國弟兄從别的隊調到我們隊來。一個大隊有四個中隊，都在一個大院裏。有個圖書

館，供四個中隊用。他負責寫黑板報，人老了，身體不好。幾個隊的犯人都在一個大院裏互相串來串去。我們隊的一個犯人告訴他，我們那裏有個基督徒，在哪個組，原來在生化藥廠。張建國弟兄知道生化藥廠。

禮拜天休息，他到我這裏來，問："這裏有個初組長嗎?"我正對門坐着，說："我就是。"他說："我是你的弟兄……咱們找個地方坐吧，曬曬太陽。感謝主！這些年來，我就盼望有個弟兄在一起。没想到，我在寫黑板報，得知有個從生化藥廠來的，我知道生化藥廠裏的都是弟兄姊妹，所以我們就見面了。"

感謝主！那時我剛調到這個中隊，没有在伙房裏。他說："弟兄，我飯量小，老了，我有多餘的饃饃，每個禮拜六你到圖書館來，我把它們給你。禮拜天是好天氣，咱們在大院裏曬太陽，一起好好禱告。"就這樣，我們兩人在一起了。每次他給我幾個饅頭，供應我。那時，社會上都吃不飽，連幹部也餓得走不動，有錢買不到東西。他禱告了很多年，求主預備一個弟兄。

張建國弟兄是教師，在國外待過，英文很好。在德林哈，管教把基督徒一個一個地分開，弟兄姊妹都分散了。由于抓進來時，我們没有在一起，結果，反把我們調到一處了。禮拜天休息時，我倆在院子角落裏一同唱詩、禱告、交通，滿了主的同在和喜樂。他人很好，幹部、犯人都喜歡他。文革時期，各組的組長、積極分子都被招來，開他的會。老弟

兄站着不能抬頭。打他，他就禱告。每天晚上鬥他，他始終説信耶穌。以後幹部不讓鬥他了。問他還信耶穌嗎，他説："我信，我信。"没有改變。

因神的保護，幹部對他説："你年紀大了，不要到地裏勞動了。你就在監房裏寫黑板報吧。"他的毛筆字非常好。以後總廠、隊裏有什麽慶祝的横幅，都叫他寫。德林哈祇有一個中學，讓他去給英文老師上課。刑滿了，他回家探親，妻子不接待，因爲丈夫信主，她受了許多的迫害。但兒子接待他。老弟兄人很好，我還有他的照片。有一次，他從家裏到武漢去，半路上心臟病發作，被主接走了。我很懷念這位愛主的老弟兄。

主的保守

因着主作工，我把幾十頭**豬**養到 2400 頭。隊裏養**豬**的名聲傳遍了當地的養**豬**户，很多人都來參觀取經。政府撥款蓋新**豬舍**，獎勵了一臺帶**斗**的小拖拉機**餵豬**。開大會時，有的表揚，有的記功。給我兩次大會記功。有一位叫董培堂的指導員中隊長，對我很好，批了我的探親假；當然，是和别的幹部商量過的。組裏人員三年都没**准**假。我什麽也不是，乃是神奇妙的恩典。

主事先預備，讓我吃苦鍛煉。在勞改隊時，麥收完了，土地有高有低，要平整。我是組長，帶頭幹。我想着鍛煉自己。以後在大田裏頭，抬筐時我抬後面，多擔一點。苦，不怕，是鍛煉的機會。開始很疼，肩膀都壓腫了，以後就不疼了。夏天我自己做

一雙凉鞋，布鞋膠底，縫上幾根帶子。以後，就不穿這個了，赤脚走土路沙地。到以後，踩着麥茬子，都不怕扎。夏天我怕熱，夏姊妹給我做了兩條三角褲，我就穿着它，又穿個白大褂，也是家裏給的，在伙房裏跑來跑去。因爲主的保守，没有人欺負我。

取貨

在德林哈伙房期間，大隊裏有一位管伙房的幹部，當伙房需要買油、**麵**、副食、佐料時，他總是帶着我去。到店裏買什麽都定好了，過兩天用馬車去拉。拉的時候，這個幹部不去，叫我和趕馬車的、還有幫忙搬東西的另外兩個人去，到百貨店或副食店取貨。

中午吃飯，馬也需要休息。他們就在橋下的河邊停車飲馬。河水很大，能澆田地，也可以喝。他們兩人到飯館，用現鈔吃飯。其實，這是違犯監規的。勞改隊的犯人不讓帶鈔票，錢由幹部保管着。但他們拿公家的東西跟少數民族換錢。我遵守監規，每月發的錢記在賬上。家裏偶爾寄點錢來，也交給幹部存在一個本上，因爲犯人不許有現金。我從伙房帶來三、四個饅頭，躺在河床上吃，喝一點河水，休息，等他們回來。不論何時何地，主與我同在，心裏禱告，滿了喜樂平安。

政府的規定，咱不違犯。幹部有時有什麽事，或者哪個人有什麽事，或者我自己有什麽事，就讓我去辦。有一次，家裏來信，問我能不能照個照片？幹部知道了，讓我去照相，寄回家。别的犯人知道

了，說：“他能照相，我們不能嗎？”以後，幹部也批了兩、三個人去照相。

在勞改營裏，我**並**不覺得不自由。該勞動就勞動，讓幹什麼就幹什麼。他們把伙房交給我，幹部知道我不偷東西。我管理**餵**猪時，同宿**舍**有個藏民很有學問，給我們燒火。冬天在外面有磨好的給**猪**吃的小麥，他拿着篩子在篩細**麵**，是人可以吃的。不是他要這**麵**，而是給認識的藏民吃。我看到了，他很不好意思。我没有說話，跟誰也没有講。我没問他篩幹**麵**什麼。這個藏民特別好，是個知識分子，是藏民中的“阿卡”（音）。我給他傳了福音。

我們一起的有個老早出來的醫生，姓金名相瑞，和我很好。他看了夏姊妹的相片說，這個人好像在上海哪裏碰見過。我不清楚他是否得救了。關于耶穌的事，他都知道，他說他信。他回上海後，還通過信，後來就故去了。當時，他回上海探親，托藏民給他找一個大的麝香。麝香特別貴，藏民給他找來，他有時得寫信給他們，就托這個藏民知識分子用藏文替他寫封信。他說，每次帶一個麝香，來回的路費都有了。我與藏民相處得很好。按理說，我管理**猪**圈，他拿公家**餵猪**的糧食是不對的，但我不講。凡事仰望交托主，求主憐憫我，帶領我。

在那裏的，有人出來，結婚了。也有人出來以後，帶着在上海的妻子、孩子，又回到德林哈，住着用土胚砌的圓頂房子。

有一個大夫，叫胡傳高，有三個孩子，全家都到德林哈了。他每月統記**豬**報表。他的妻子腿有毛病，走路一瘸一拐的。因爲吃水要到井裏打，他外出時就托付我，說孩子小，讓我幫忙每兩天挑一缸水，我說好。有時他回來，就請要好的職工一起吃個飯，到他家裏坐坐。

二十年來，**不論在什麼地方，我總要將耶穌救主的福音傳給人。**犯人、幹部、職工多有被主揀選的。

第七章　獲釋回天津

我是 1956 年元月 26 日被逮捕，75 年元月 26 日到期，減刑一年回來的。當時刑滿釋放留用，同年 4、5 月份就批准我探親了。算起來，有 20 年我没有見到家人了。

我從前不是摔倒過一次嗎？有個牙齒缺縫。金醫生改造出來，他認識一個醫生，是改造出來的牙科醫生。那位牙醫説："你要走了，我給你做個假牙補上，不要 20 年没見，都變樣啦，還缺一個牙。"晚上，他給我做好了，過兩天，我離開前，再給我安上。他們都信主了。

我穿着人家給我的那雙鞋子，自己做了一個布面兒，就回家了。

相認

回家時，我先打了一封電報，告訴家裏。夏姊妹的弟弟妹妹們都結婚了。妹夫我没見過。坐火車回家的路上，我没有睡覺。刑滿了，解放了，就想看看外邊。

威英和大妹夫、大妹三個人來接我。看着一批一批的人出站，却没有看見我。因爲我穿着威英的媽媽從前給我的一件皮衣，他們都不認識了。接到後，我和威英坐一輛三輪小汽車。大妹和大妹夫坐另一輛。

過去，我們訂婚後回到天津，我見過她的大弟、小弟和妹妹，那時他們都還小。回家見面時，一個一個地給我介紹，弟妹叫什麼，妹夫叫什麼。我記

不住，以後還問。

媽媽已經預備了一桌吃的。吃飯時，一看，這麼多好吃的！我吃了三大碗米飯，喝了三碗稀飯。我吃大米飯時，就想：哎呀，不用吃菜了，光吃米飯就很香了！

問啊問

回家那晚，我問到弟兄姊妹、教會等，得知張愚之弟兄被槍斃，爸爸死在監獄裏，我就哭了。當晚一夜没睡。

我們訂婚就在張愚之弟兄家裏。當時威英的爸爸到上海來，還有李淵如姊妹、藍志一弟兄，還有別的弟兄，在他家裏吃訂婚飯。張愚之弟兄拉開五斗橱抽屜，說："立鵬弟兄，你們結婚的時候，不用買餐具，我家裏有，就從我這裏拿。"

我又問爸爸哪一年故去的。爸爸第一次被捕，放出來。第二次又捕，說判輕了。那天，家裏正包餃子，還没入口，公安局來人，銬着他帶走了。

我知道爸爸血壓高，每次寫信都問他怎麼樣。她們回信總說他很好，没有告訴我。我還服刑時，每個月領一塊五毛錢，買肥皂、牙膏等，我用不了多少，有一年過春節，我攢下十塊錢，寄到家裏。我在信上說，這點錢不多，給爸爸媽媽，是我做孩子的一點心意。

勞改時，我想，冬天要開爐子，媽媽年紀大了——我自己的媽媽走得早，爸爸也没有了——就在廢鐵堆裏找了一根細銅管。勞改隊裏有鐵匠，我們都很熟。我說："你給我造一個火鈎。"他說："你

要這個幹嘛？”我說寄給岳母。到了郵局，他們問我：“怎麼寄個火鈎？”我說老太太老了，需要用。他們就用紙箱包起來，寄走了。現在想來很可笑，媽媽還拿不動一個火鈎嗎？不過當時想念她，就寄了這個。

當時布票很緊張，勞改隊的職工布票用不完，有人就給我。我買了兩匹細布，寄到家裏，對威英說：“家裏兄弟姐妹六個，你給分分。”等我回家後，威英說：“你寄的兩匹布把我累壞了！到郵局去取，很沉，都拿不動。”到現在，三妹妹還說，當時分的布還在箱裏，没捨得用。

我問威英姊妹：“這二十年來，爸爸走得早，家裏你是老大，大弟夏威宣大學還差一年畢業，還有小弟、三個妹妹，連媽媽七口人，你們是怎麼過來的？”她就一點一點講給我聽，神的恩典真奇妙！威英姊妹比我更難，我在改造，靠着主安心改造就好了，而她在外邊這個花花世界裏，身爲反革命家屬，難處可想而知。但是神都保守我們過來了。

威英告訴我：大弟妹望愛（佳佳的媽媽）交給她70塊錢，說是給我回來零花用的——那時70塊錢很多了，他們還有兩個孩子。二妹夫和二妹買了一只活鷄給我，媽媽都不敢殺，讓我殺了。三妹夫和三妹晚上去排隊，買了一盒十八街麻花送給我，那時還得用糧票。威英的小弟從報紙上看見賣牛皮鞋，就去排隊買了雙皮鞋給我。那雙鞋我現在還留着。不管家裏人還是弟兄姊妹，誰給的東西都是主的愛，主的恩典。我們不能忘恩負義。威英常說，任何事

情都不能虧負人。**我們總要以爲虧欠**，這是主的教導。

所以，不是我愛主，乃是主愛我。在主的愛裏，愛火燒得我受不了，不融化也得融化。和弟兄姊妹交通不累，也不餓，反而飽足。

上户口

我回家後，岳母 82 年故去。83 年，我辦理退休。青海的幹部來了一封信，要我到本地公安局派出所開個證明，表示願意報我的户口。那時，回來報户口非常難，涉及到糧票等等。有的人回到家，當地不給報户口，成了黑户。

夏姊妹和我到體院北派出所，管我們小區户籍的警察是一個還没結婚的年輕人，叫王岩。他在二樓，讓我們上去。我們一共去了三次。開始他問："怎麽到青海的？"我就講了，説我是基督徒，倪析聲反革命集團份子，報上登的，還有我和夏姊妹的婚姻等等，都講給他聽。他説："你這個經歷很好啊，可以寫一本書。"1983 年，電視裏正播一個電視劇，講共産黨員的一個幹部被打成勞改，以後又平反，是冤枉了，我不記得劇名叫什麽了。他説："你的經歷就和電視劇一樣，該寫一寫，這很好。"我説："我們信耶穌的，絶不會和政府對抗。執政掌權的是神設的（羅馬書第十三章）。1949 年北京解放，清華潘光旦教授每天被中央用小汽車接去，參與制定《共同綱領》，'信仰自由'的條文都寫在憲法裏。政府没要我們不信耶穌。"他没話講。

上户口很不容易，必須有本地户籍"接納證明"

寄到青海，青海才給開“遷出證明”。很奇妙，過了一段時間，我聚會回來，進到我們宿舍樓的單元門，左邊是居委會，王岩正好在那裏。他看見我就說：“我給你講，我明天就要調走了，到公安學校學習。下午兩點以後，你到局裏去開個證明。”他肯定跟所長講過這事了，同意給我開接納證明。

下午，我去開了證明，所長蓋了章，我就寄到青海。一個月左右，天津河西分局管户籍的周大爺給我來了封信，裏頭紅字寫着：“初立鵬同志，你的户口落下了，恭喜你！”還讓我哪一天幾點去他那裏去拿。我去了，見是位老人，很客氣。户口落下後，糧食關系等都有了。到現在，我每年都還有地區補差，一個月三元五角，每年三月發。今年三月份，通知我去拿，正看見那裏貼着單子捐款救濟殘疾人，我拿了錢，就把它捐了。

辦户口太難，但神給開路，就能辦。在他没有難成的事。我這一生，經歷了許多神迹奇事。

换房

剛開始，我們搬到體院北宿舍，頭一個晚上，睡不着覺。連房子都是神給安排的。我們不認識房管站的人，告訴他們想换房，有時間就去跑跑。

有一天，夏姊妹廠裏的一個科長，聽説夏威英要换房，在食堂遇見她，就説：“威英，你要换房啊。我給你寫個條。”原來，他家裏有人在房管站工作。

夏姊妹拿着條到了房管站，房管站來人要看我岳母的住房，但家裏鎖着門。對面住着某局王局長，

離休了，看見這情況，就說："你們看房嗎？他家和我家一樣，看我的就行了。"

那是三居室的房子，没有廳，没有厠所，兩個煤氣，兩個户口本，我們跟小妹一家合住。那時，小妹已經結婚五年了，有三個孩子，都是禱告主生的。就這樣，一套三居室换成了兩套，二樓一套，四樓一套。

巧遇蔣繼書弟兄

1983 年 10 月，我和威英搬到體院北這個房子居住。有一天，蔣繼書弟兄到我家來，我們有幾十年没有見面了。威英上中學時，蔣弟兄在南開大學念書，在耀華里我岳父家聚會。威英告訴我，每次聚會，蔣弟兄都來得很早，來了以後，就跑到樓上找夏老弟兄交通。蔣弟兄的頭髮自來卷，很漂亮。有一次，他來聚會時，把頭髮剃光了。别人看到，都笑了，問他："爲什麼要這樣呢？"蔣弟兄說："因爲我的頭髮成了我的偶像，所以就把它剃光了。"

我們和他都幾十年没見了，如今怎麼又相會了呢？這是神的安排。威英大弟威宣的兒子在國外要結婚，威宣和妻子馬望愛去探親。他們是第一次出國，從香港路過，和肖以諾弟兄（他以前是唐山聚會的負責弟兄）等聚會。威宣作自我介紹，蔣弟兄在場，聽見"夏威軒"，就問："夏弟兄，夏威英是你什麼人啊？"蔣弟兄在天津念書時，威宣還小。威宣說："他是我姐姐。"這就對上號啦！蔣弟兄

夫婦就請弟弟和弟妹到家裏吃飯。就這樣，就又聯系上了。

從此以後，蔣弟兄常將許多文字資料、磁帶等，帶到天津和其他地方，弟兄姊妹都很得供應。感謝神！直到現在，河南等地還有弟兄打電話問："蔣弟兄有没有新的書啊？有没有磁帶？"感謝主，是他愛我們，不是我們愛他；是他揀選我們，不是我們揀選他（約 15：16）。

塘沽的弟兄

塘沽一個弟兄患了肝癌，晚期，但是不疼，在天津市住院，兩個醫院都住，還挺遠的。頭一次，我中午給他送餃子，叫出租車去的，該花錢就得花。

起初，我到烟臺去看一個故去的弟兄，有位姊妹給威英做了套絲綢衣服，威英就是穿着它走的。一個月後，我寫信告訴她，威英走了，穿着你爲她做的衣服，很好。後來，她寄了一個包裹來，我去取，單上寫着衣服，是給我預備的，我没有打開看。這個弟兄患肝癌，大夫講了，像這樣的病，衹能在家裏維持。我對姊妹說，主預備了一套衣服，我給你拿來。那天我去送飯，忘了帶衣服。

哎呀！事先和人家講過要送去，我心裏不平安。那天刮大風，我又搭車把衣服送去了。來回兩趟，車費花了接近 80 塊錢。該花就花吧，我心裏平安了。晚上，她來電話，說："初弟兄，這衣服是給你的啊！裏頭有封信，說是給你的，寫信的叫你'父親大人'。"我說："這衣服是給我的。我太粗心了，

没有看信。”又說：“你別給我送回來！”以後去塘沽，她把信給了我，我給烟臺的姊妹回了信。

這個生病的弟兄，出院後回到塘沽。塘沽大堂裏有個女牧師，上過神學院。她去看望這個生病的弟兄，說：“你們得從頭好好認罪禱告。禱告徹底了，你的病就好了。”弄得他很苦惱，失去了喜樂。

他姊妹就打電話給我，那是星期六下午，說：“初弟兄，他聽了那個女牧師的話，心裏非常不好受。你能來一趟嗎？”我說：“星期六下午不行，有人來搞衛生，星期天要聚會。這樣吧，星期天上午十一點聚完會，我馬上到塘沽去。”

那天，一個小姊妹給我搞衛生，其實我的衣服向來都是自己洗，不攢的。但小姊妹到威英的大弟妹那裏去告“狀”，說來我這裏没有衣服洗。大弟妹批評我說：“人家來，就是幫你洗衣服，搞衛生的。”我就留兩件給她洗。另外，弟兄們不讓我自己跑，由趙蘭生弟兄或是王衍弟兄陪我。本來，那幾天我該去醫院進行一年一次的心臟起搏器檢查，張姊妹來電話說，**掛**了禮拜三的號，她會陪我去醫院，怕我摔倒。主的愛受不了！

我放下電話後，裏頭**卻**不平安：自私啊！原先的想法，都是出自肉體的自私！

我馬上又打電話對姊妹說：“今天下午我就去醫院。”本來已經說好星期天去，怎麽又改成當天下午啊？主有辦法。我馬上打電話給那個要來做衛生的姊妹，給她今天放假。我再打電話給趙弟兄，說不要他陪，因爲他近期在家裏給幾個學生補習英語。

趙弟兄很細心，打電話提醒我一定把手機帶着，記下對方的手機號。我又打電話給王弟兄，讓他和我一起去。他對我說過，有什麼事要找他。我對王弟兄說："你從河東坐車與我會合，然後我們坐輕軌到塘沽，五十分鐘到。"那邊的姊妹還告訴我說："你上輕軌以後打個電話，我讓女兒去車站接你們。"

忙亂中，該寫的電話號碼沒有寫，手機也沒帶，就出發了。我不知道坐公交車到輕軌怎麼去，就叫出租車，才發現沒帶手機。司機說，我這裏有，你打吧。我告訴王弟兄："你從家裏到中山門搭計程車去，我們兩點鐘見面。我沒帶手機。"

我們到了輕軌站，上車吧。他第一次坐輕軌，我也第一次坐。到了車上，我們知道該禱告交托主，但自己的想法就來了：或者咱們塘沽不下車，馬上往回返，取了電話本和手機再去；或者回來，打電話對他們說，我們沒帶號碼也沒帶手機；或者我們到了塘沽，到派出所查一查他家住在哪裏，因爲我記得他家住在福建路，但不行！他住在醫院裏，而且住過兩個醫院，不知道是哪一個。人啊，就是這樣糾結，想來想去，最後說：交給主吧！咱們下車，也許他們會打電話到我家裏，見没人接，主就感動她們到車站接我們。

感謝主！我們一下車，她女兒就跑上來迎接我們。

我和弟兄交談，告訴他：那個女牧師講的不符合主的道，生命在主的手中，主要接咱走，咱就走；那一年，夏姊妹病得很重，大夫來要搶救，夏姊妹

說："我信耶穌，我不住院。主何時接我走，我就歡歡喜喜地走。"這樣對弟兄一講，他開朗了，滿懷希望，歡喜快樂。

看過他，我們很快回來了。隔天，姊妹來電話說，他不要輸液了，要出院回家。姊妹替他高興，就出院了。每天都來電話。回到家裏，食慾很好。我知道，他到主那裏的時間近了。

這位患肝癌的弟兄，三天後就被主接走了。她們辦得很簡單，買了骨灰盒。我說："咱們不要貴的。"夏姊妹的骨灰盒是放在家裏，她們也把弟兄的放在家裏。我同佳佳講："佳佳，將來我死了，骨灰就別拿，交去火化就得了。"這都是無所謂的事情。

之後，這位弟兄的妻子和她女兒禮拜五中午來，我聚會完，帶她們吃涮羊肉，我說："王姊妹啊，我不如你。夏姊妹故去後，我走路都不行了。"

匯款

我曾替兩家人代管工資。有一家在國外，那個姊妹是醫學院的。她的老父親在養老院裏故去了，我們把他安葬了。他們還沒有拿到綠卡，不能回來。在美國需要生活啊，我從中國銀行給他們匯款。佳佳替人管過這事，要拿着那邊大使館的證明，這邊才給匯。我沒有辦過。我到了中國銀行，主預備了一位姓白的姊妹，兒子去年上中學了。她是大堂值班的，我問她：有個醫學院老師的工資我管着，她那邊需要錢，想換成美金寄過去；我是第一次辦，不懂。她要我填單，入了電腦，給寄走了。回來後，

佳佳說：“大姑父，你怎麽就辦好了？我給人家辦，還要那邊的證明。”我說：“這是主做的。”在電腦存了檔後，我後面再匯款，都成了。我都是找她，就這樣交了一個朋友。

過年了，我去銀行，不是爲了辦事，而是把“愛”字和福音單張送給她，還送點小禮品，看看她。兒童節，也給她兒子送點小禮品。我到內蒙去時，她還來過電話。趙弟兄有我家的鑰匙，在我家裏時，正好接到電話，她說：“我姓白，請問初大爺現在怎麽樣了？”有一次，她還給我預備了禮品。

後來，在美國的那個姊妹拿到綠卡，回來後，去謝她。她事先預備了特侖蘇牛奶，我們也買了點禮品。我說：“白姐，那時是我第一次辦。以後我知道了，我侄女說，得有證明才能辦。”她說：“我看你這麽大年紀，給朋友辦事，挺受感動的。能幫你，就願意幫。”

在郵局裏，過春節有上班的，我也買點糖果去，說：“我來看你們啦，吃塊糖果。”也曾送過福音單張、“愛”字等。衹是交個朋友，没有别的目的。我不能拉着人家說，你一定要信耶穌。工作是主作的，我們只是跑腿的。

我去哪裏，都把福音單張帶着。當然，揀選的是主，我們只不過是個瓦器。

讓座

有個小弟兄，還没結婚，爸爸故去了。因他没考上大學，媽媽打過他，他内向，受了刺激。他對我很好，這些磁帶都是他録的。但他不能工作，一上

班就會犯病。他媽媽怕帶他來聚會犯病丟人。我就說："讓他來，讓他來！"小孩子不懂事，來了就坐沙發。我說："小弟，我都坐這裏。你看趙老師，哪怕比他年輕的來，他都趕快給人家讓位。咱們讓人家坐。"對小孩子，得教導。

家庭聚會

1983 年，我搬了家，開始聚會，至今，家裏的聚會有二十多年了。到我們家聚會的弟兄姊妹來自許多行業，有收廢品的、當保姆的，也有大夫、教授、老師。我們特別注意那些困難的。聚會結束時，我總是送他們，給他們打招呼：慢走啊！不要讓他們感到"我們是收廢品的，別人看不起"。

記得有一次春節後，居委會代表來看我，正好遇見主日聚會。我說"請進吧"，他們說："哎呀，這麼多人，不打攪了。初大爺，以後有事，打電話給我們。"我說："我們每個禮拜都有聚會，希望你來聽聽信耶穌是怎麼一回事。"

燈點燃，放在燈臺上，不是放在斗底下。我這裏也有個經歷啊。南京有兩個姊妹，丈夫都被逼迫歸主了。她們家裏有聚會。幾年後，公安局去，兩個姊妹接待說："同志，你們來了解我們信主是怎麼一回事，非常歡迎。"給他們倒茶。姊妹告訴他們，每個禮拜天幾點鐘有聚會，禮拜幾晚上有聚會，希望他們每一次都來參加。以後，公安局的人就說："你們信耶穌挺好的嘛。"

不要怪人家不理解。就是在社會上，有十個八個人整天固定時間聚在一起，公安局還注意他們在搞

什麼呢。所以遇見查問的，歡迎他來，讓燈擺在臺子上，照亮所有的人。

在我這裏，聚會不關門，聚會到幾點，街道都知道，一點事都没有。弟兄姊妹説，公安局來，會怎樣怎樣。我來接待他！

你一關門，撒但就進來了。人家會想："什麼事？要這樣防備我！"外人也會説。總得讓他們了解。人家來，歡迎他，接待他，用主的愛去愛仇敵。要是心裏有轉變，面孔都不一樣。有的弟兄家裏聚會時插上門，拉上簾，怕人家看見。如果這樣，就給撒但留地步，因爲人家不曉得你們裏面搞什麼名堂。

第八章　夏威英姊妹離世

夏威英姊妹關心弟兄姊妹，比我有愛心。在她有病期間，我們家的聚會從來没有停過。平時，有的弟兄提醒大家，有什麽事情不要給夏姊妹講，跟初弟兄講就好了。因爲夏姊妹知道後，總是急着讓我趕快去辦。另外，她對錢財從來不顧惜，總是想到有需要、有病的弟兄姊妹們。有時候，主給她預備的，她就説："擺到主裏面，我的工資自己够了。"

夏姊妹開刀以後，蔣繼書弟兄從北京來看我們，交給我 5000 塊錢，説："你給夏姊妹買點營養品。"弟兄離開後，她説："把錢放在主裏，我有工資。"別的弟兄姊妹有事，她比我還掛念着。感謝主，她歇了一生的勞苦，謝謝神在她身上所作的，將榮耀歸給神！

仰望主

1992 年，威英的大弟威宣和弟妹要去巴西參加兒子的婚禮，威英突然生了大病，心臟不好。弟弟和弟妹擔心回來看不到姐姐了，就推遲了行期。當時，請大夫到家裏來檢查，大夫説："得到醫院去搶救。"可是，威英頭腦清楚，説："我不住院，我有主。主什麽時候接我走，我就歡歡喜喜地走。"就這樣，没有住院，在家裏吃藥，仰望主。没想到，過些日子，主的恩典又讓她漸漸好起來。然後，大弟和弟妹才走了。本來在那一次，在人看是不行了，但主還是留她在地上。

最後的日子

2009 年，威英卧床的最後那些天，只要能起來，她都自己勉强起來。白天我在身邊扶着她，她很費力地，先按着梳妝臺坐起來，再按到一個櫈子，再按到便椅上，慢慢地，很費力。晚上，我看到她下床，就説："怎麽不叫我？"她從來不叫我。到最後，她實在起不來了。她不習慣用尿不濕褲（北京的弟兄姊妹拿來兩大包，也有别的弟兄姊妹送來），後來都送給了兩位主内的老姊妹。最後就折布給她墊在下面。實在爬不起來的時候，我照顧她大小便。她説："你不嫌臭嗎？"我説："不臭！你是我的姊妹！李伯父在養老院，我弄他的巴巴，我都不嫌臭。你是我的姊妹，我會嫌臭嗎？"我説："媽媽生我們，給我們把屎把尿，媽媽不嫌臭。我就想，當兒女們大了，父母都老了，該我們爲爸爸媽媽弄大便。到那時，我們也不應當嫌臭。"

威英病了這麽長時間，禮拜五上午她大弟那邊有聚會，她總是要我去。早上，我給她洗臉，吃點東西，她就要我走。有時，我回來都十一點半了，她還躺着。但是，最後兩個禮拜，我看情况不好，就没有去聚會，在家裏守着她。她説："主接我走好了，我活着是你的累贅。"我説："你這個意念是從撒但來的。我服侍你，也是主的工作。我們不管做什麽都靠着主，都是侍奉主。你不應當有這個想法。"以後，她就理解了，不再説了。感謝神！

威英平時每天分幾次喝一袋奶。她走的那天夜裏，還有一點奶没喝完，我勸她喝。這時已經是 11

月 27 日凌晨一點半左右。我問她："還有點奶，喝了吧。"她說："好。"我把奶倒在一個小杯裏，把吸管放上，讓她吸，她没有力量吸了。我就吸到管子裏，用舌頭堵住，送到她嘴裏。她一口一口地喝，喝完以後，要我用凉開水把杯子涮一下，再給她喝，因爲她習慣這樣，不管是喝奶還是喝粥。**餵**完她，我說："你好好休息吧。我餓了，得吃點東西。"我吃完東西時，已經快三點了。我對她說："你有事，就推推我。"我三點上床睡覺，到五點，我醒了三次，看她都還好。五點以後，我一覺睡到七點，醒來一摸她的手，凉的。我拿表一試，脉搏已經停了。我知道，主接她走了。

後事

我就打電話給她二妹妹，來給她擦身，穿衣服。妹妹說：給威軒哥哥打個電話吧。我說："先别打。今天是周五，他家有聚會，等 11 點半聚會結束了再打吧。"中午，我在電話裏對威軒說："姐姐被主接走了，死亡證明我已經辦好了。是不是明天早上就火化？"他同意。

我去買了骨灰盒，最便宜的。威英走的當天，我們没有告訴弟兄姊妹，因爲退休的年紀大了，年輕的都上班，還要請假。不必告訴大家，連自己家的小弟和小弟妹因有病，也是等火化以後才告訴他們的。她大弟的女兒和威芳妹的女兒在北京工作，都趕回來了。晚上，六點多鐘，她大弟的女兒佳佳和她的弟兄要開車接我到他們家去住，我說："你回

去告訴爸爸媽媽，不要**掛**念我。明天姑媽就要火化了，我要在家裏陪她一晚。”他們就回去了。

想一想很可笑，我們有個肉體，還有屬人的情感，還要陪一個死人。我想到保羅在《加拉太書》第二章 20 節說：“我已經與基督同釘十字架，現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裏面活。”這句話還没有完，保羅接着說：“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哎呀，我想，保羅說活着的不再是我時，也說自己還活在肉身中，他很恐懼戰兢，怕離開主——離開主，我們什麽也不是。所以他講：“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兒子而活，他是愛我，爲我捨己。”這是整句話。我就想到，我們得救了，重生了，但我們還有個肉身，有個老我。感謝神，他的恩典托着我。

主先接她走了。我在主裏願意她先走，我好照顧她。如果我先走，我還是挂着她。在人來說，願意都在一起，但主有主的時候。感謝神！我放心了。當人走了以後，總覺得虧欠，老想着：她活着的時候，我這個没做，那個没做，什麽東西還没有給她吃。以後見到其他人，交通起來，都有同樣的感覺。所以，趁父母健在時，要孝順父母。夫妻兩個都在時，要互相包容，在主裏彼此相愛。

往事回顧

神的恩典保守着威英，從未聽她在病中說一聲哪裏痛，哪裏不舒服。有時，我給她按摩一下後背，她說:“真舒服啊！”但她從没有主動叫我給她揉背，或做什麽。現在她走了，我感到對不起她。

爸爸（岳父）48 歲故去時，我在改造，她是老大，下面大弟威軒還差一年醫大畢業，小弟在高中，三個妹妹最小的十三歲，加上媽媽七口人，靠她一個人的工資度日。在這艱難的歲月裏，神的恩典一天天、一年年帶過來。她在歸主前說："感謝主！靠主把弟弟妹妹都帶大成家，他們都有孩子，并且孩子們也都成了家，有了孩子，主該接我走了。本來，大夫說我祇能活 20 歲，但如今我活了四個 20 歲，已經 80 歲了，我感謝主……"她數算主恩，**並**說："主啊，謝謝你照顧我……"她就這樣安詳地去見主了。

在工作上，神賜她智慧，爲廠裏解决了多項難題，被評爲先進工作者。在家裏，她給弟弟妹妹們及孩子們做衣服，還給姑姑們做。這一切都是主給她力量，扶持着她。她一天天、一月月、一年年地等待我刑滿回到她身邊，比我難百倍。是主恩保守了我們，20 年後又相會。主的大恩典，我們感激不盡！

她不爲自己打算，極力支持我去幫助那些有需要的家庭。她從不看重錢財、物質。

她故去後，威芳妹陪我到力生藥廠交死亡證明。工會負責同志將表格填好，交給妹妹到行政科去辦理，說："初大爺年紀大，别再上樓了。"工會同志對我說："夏工（夏威英）在力生廠，不論老人或現今的人，對她印象都非常好。"感謝主，榮耀歸給神！

二十年的離别歲月，她每次來信，都感動着監獄幹部。主使她作了美好的見證。我們**只**是瓦器，寶

貝在瓦器裏，要顯明這莫大的能力是出於神，不是出於我們。離開主，我們什麼也不是！願榮耀歸給主耶穌基督，我的阿爸父神，直到永永遠遠！

威英走了以後，衆弟兄姊妹在主裏對我的關愛，象烈火一樣燒得我受不了，使我更感到虧欠主。不是我愛主，是主愛我。願神祝福他的教會，祝福弟兄姊妹們！

第九章 岳父夏習靈弟兄點滴

關于夏老弟兄的事，威英姊妹寫得很詳細。

爸爸第一次被捕，判刑三年，監外執行，直到1957 年。爸爸第二次被捕時，公安人員來到家裏，說是判輕了。他對媽媽說了一句："這個杯我不能不接。"就含着**淚**被帶走了。從那以後，他就在監獄裏，一直到被主接回天家。

他從前在海關工作，職位較高。解放初，政府安排他到北京人民大學學習，他禱告後，推辭不去，因爲不是神的旨意。隨後，他辭了海關的工作。

後來，上級規定，講道稿得先經批改後才能講，他裏面不通。有的肢體開始控訴他，他即停止聚會。每當通知去教會時，他就低頭不語，接受別人的控訴。

主的恩典保守他，1958 年 11 月 13 日，他才 48 歲，就在監獄裏微笑着被主接走了。他的遺照是笑着的。我找洗照片的翻拍，那人說："大爺，你拿老爺子這樣（安詳）的照片……"我說："這是死了拍的遺容。"他不相信，又翻拍了幾張。

爸爸末了還帶領一個人信主，就是威英大妹妹的同學，當時和大妹在談朋友。爸爸故去時，他到監獄裏拍照，說："看見未來的岳父笑着走了。哎呀，有一位主！"就信耶穌了。

1975 年 5 月，我刑滿釋放留用期間，獲**准**回家探親。當我回到家裏，媽媽對我說："你爸爸就是

在你這個年齡被主接走的。”那年我 48 歲。她說：“你爸爸蒙福了，不受地上的苦！”

照人看來，丈夫壯年早逝，一個寡婦帶六個孩子，老太太怎麼好說福呢？感謝主！媽媽在主面前很好，每天早晨五點起來，第一件事就是跪着禱告。她爲三女婿一直禱告了十八年，最後他終于被主揀選，清楚得救了。我曾問媽媽：“爸爸走了，還有弟弟妹妹六個孩子（那時小妹才 13 歲），您是怎麼過來的？”她說：“我在主面前拼命禱告，向主要話。主給我的話是《詩篇》第 68 篇第 5 節：神在聖所作孤兒的父，作寡婦的伸冤者。”

1982 年，威英的媽媽也被主接去了。

陳玉潔姑姑活到 93 歲，没有結婚，曾和夏老弟兄和其他弟兄一同侍奉主。陳玉潔姑姑于 1999 年 9 月 26 日歸主。

還有秦瑞真姑姑，她爲主獨身。我勞改回來後，威英與我差不多每周都去看望她。她多次對我說，爸爸對教會裏 300 多個人，每個弟兄姊妹的家庭情况、屬靈狀况都放在心裏。這對我有很大的開啓和幫助。秦姑姑活到 100 歲，于 2010 年歸主。這兩位姑姑很要好，都奉獻給主。

第二部分　夏威英姊妹的見證
第一章　生活見證

信主的家庭

1930 年，我出生于山東省烟臺市一個信主的家庭裏。父親夏習靈在海關工作，他喜歡女孩子。

我六個月時，躺在床上，父母發現我的心臟跳得很快，而且也重，就抱我去醫院檢查。檢查完，醫生說："這孩子是先天性心臟病，没法治療，祇能活到二十幾歲。因此，對她不要有任何要求，她愛幹什麽就幹什麽；更不能要求她多念書，有思想壓力。"

後來，父親調到天津海關工作。七歲時，我才開始在天津讀小學一年級。有一次，我考試取得第七名。父親高興地帶我到國貨售品所給我買一個獎品，我要了一輛自行車。 十二歲時，我又要父親給我買冰鞋。父親無奈地說："摔斷了胳臂腿，可是不給治啊。" 我說："没問題。"於是，我的大弟和小弟從小就會騎自行車、滑冰。 我的妹妹們長大後，對我說："大姐若是没有心臟病，小時候還不知有多麽淘氣呢！"我想可能也是。

我比大妹大九歲，比二妹大十二歲，比小妹大十五歲，她們都怕我，說我是鋼刀嘴，豆腐心。

欒腓力伯父

在我十二歲的下半年，有一位欒伯父由齊齊哈爾路過天津，有傳福音的聚會。 當時我外表像基督徒，心裏卻没有信主，脚踩兩只船。這位欒伯父丟下全

部家產，帶着妻子女兒離家，爲主全時間工作。

主日上午，在一次傳福音的聚會中，他說：“今天有兩只船。一只船是主耶穌的，他愛世上的罪人，順服父神的要求降世爲人，替我們釘死在十字架上，流血捨命，擔當了我們的罪，第三天他復活了；我們今天若肯來到他面前認罪悔改，接受主耶穌的救恩，心裏相信，口裏承認，就必得救。另一只船，開往另一個地方，是屬魔鬼的。這兩祇船不是開往同一個地方。你如果現在還脚踏兩只船，最後是要掉到海裏死亡。” 當時欒伯父的話真是扎到了我的心裏。

感謝主！聖靈做工，我兩眼流淚不止，站起來，表示我願相信主，接受他的救恩。當時有一位姊妹過來陪伴在我身邊，我開口認罪，悔改接受主耶穌的救恩，我的内心充滿了從來没有的輕鬆和喜樂平安。我得救了！

作伴娘

1949 年，有一位老弟兄給天津的楊姊妹介紹了一位北京的弟兄，見面後雙方都同意，因此在北京舉行婚禮。起初，因這位楊姊妹的父親早故，她的哥哥就在鄭大强的弟兄的物資供應局工作，後來物資供應局遷到青島，她的哥哥也去了青島，因此楊姊妹母女在天津没有住處，我父親就安排她們母女住在我家的樓下。因休學兩年在家，我和楊姊妹相處得很好。

她的婚禮在北京聚會處舉行時，就請我的父親爲證婚人，而且一定要我做伴娘。婚禮結束，大家拍

照片。那時，初立鵬弟兄在清華大學讀書，没有見過我，就問旁邊的一位弟兄説："這位姊妹怎麽没有見過呀？" 那位弟兄告訴他説："她是天津夏習靈弟兄的女兒。"不久天津、北京相繼解放。

入上海生化藥廠

1950 年，有一位從上海去東北**製**藥廠辦事的老弟兄在返回上海時，路過天津，在我家住了幾天。他是神大用的僕人，在靈性方面給予父親關愛。吃飯時，父親問他能否帶我去上海學點技術，這位神的忠僕表示很樂意，我高興極了。還有一位比我小一歲的姊妹，因爲當年没有考上大學，也想去上海學點技術。

1950 年十月下旬，我們到了上海生化**製**藥廠，在倪氏實驗室分析部學習藥物分析。我們兩人都喜歡這項工作，但因我們没有理論基礎，**並**且試藥和藥典都是英文的，我才深感書到用時方恨少的苦處。下班回到宿捨，我就背試藥的英文名稱，想逐漸打好基礎。

因爲每天站着洗玻璃儀器，一天幹完了就臉腫、腿腫，手脚都腫。當時，我的三姨在上海中山醫院做醫護工作，知此情况後，馬上讓我到中山醫院檢查。當時有一位從國外回來的著名西醫，已經定爲抗美援朝醫療大隊長，就要離滬去朝鮮，因此馬上讓我住院驗血型，需準備 1000 毫升的血。生化藥廠的青年弟兄姊妹去了三十幾位，爲我到中山醫院驗血型，選出了血型相同、身體健康的，共有六位。第一位就是初立鵬弟兄。

在生化**製**藥廠工作時，初弟兄和我并没有講過什麽話。醫院計劃每位輸 200 毫升的血，後來黄家泗醫生打開我的胸腔一看，有一個洞，無法做手術，就囑咐説："不要告訴她本人。"當時病人若不住二等或頭等病房，黄醫生是不主刀的。三姨就爲我找了一間没有住病人的二等空病房，有兩張床，所以當天夜裏有兩位姊妹陪伴我。黄醫生也没敢回家，因怕像前一個從四川來做心臟病手術的女孩，手術當天夜裏就死了。直到次日早晨，黄醫生才趕赴朝鮮任醫療大隊長。

訂婚

手術後，我在病床上醒來，發現初立鵬弟兄竟能在午飯後進我的病房（一般情况下，應是下午五點後才允許探視）。初弟兄給我講了當天講臺上釋放的信息，和對青年弟兄姊妹的造就信息。

初弟兄每天都來看我，下午也不知道離開。後來，下午五點鐘進病房來看我的姊妹告訴我，廠裏的人都在傳説這事。我一聽，就讓三姨爲我辦理出院手續，搬到三姨的宿**舍**住，因三姨説我目前不能回生化**製**藥廠。

轉天，初立鵬弟兄到病房，找不到我。護士告訴他，我已辦理出院手續了。因爲在生化藥廠没有找到我，他就找到三姨的宿**舍**。三姨下樓，看見他，就讓我下樓見見他。我不肯，因爲我上中學及三個月的大學，從來没有交過一個男朋友。就是和同班的女生，我也**只**交過四、五個人，帶她們到聚會處

聽福音，但接受主、信主的只有一位。在三姨的催逼下，我才下樓，在會客室與初弟兄又見了一次面。

我想，還不如回生化藥廠休養好。回廠後，姊妹從食堂給我拿飯菜照顧我。經過一段時間的休養，我能起床走路了。當時正趕上南方的黃梅天，氣壓低，濕度大，我還是上不了班，因此又有姊妹陪送我回天津休養了幾個月，過了上海的黃梅天，才返滬上班。

三姨看初立鵬對我好，有愛心，即寫信告訴了我的父母。那時，我父親已因海關送他到北京人民大學培養，要提拔他當領導，所以辭掉海關的工作，因有事正好來到上海，在一位弟兄家裏見到了初立鵬弟兄。以後不久，就在這位弟兄家爲我倆訂了婚。

1952 年，政府派到廠裏的工作組，天天組織我們學習，藥廠將要改爲國營。我考慮到藥廠遲早要改爲國營，就不能在每年的黃梅天請假回天津，便遞了辭職書。要啓程時，收到母親的電報，說我父親因任天津生化藥廠的代理經理，被拘交代賬目，要我倆暫不要回津。 我倆祇好在滬租房，弟兄姊妹們爲我倆在滬郊區請了一桌結婚宴，我倆登記結婚。後來，父親被查明没有偷漏一分錢的税，被釋放回家了。

求職

初弟兄因没要離職信，在津即使找到工作，也不能通過勞動局去上班。他祇好一個人返回上海，在孫弟兄辦的南開化工廠工作。而我呢，就留在家裏没有工作。

有一天，一位範（原文“攀”，但初弟兄用“範”）弟兄到我家，說報紙上登着要找一位化驗員，問我要不要去試試看。我說我不够化驗員的資格，他說他和管技術的廠長認識，可以試試看呀。没想到，第二天這位技術廠長主動找到我家，請我到化驗室試試看，定期試工一個月，因此我就去了。

我在上海學的只有美國藥典、英國藥典，教我們的老師不信主，是聖約翰大學畢業的，要求非常嚴厲。那時，我們國家還没有中國藥典，卻有日本藥局方（即日本藥典）。這位技術廠長在東北的一個城市裏讀的藥物分析，那時是日佔區，所以只懂日語，不懂英語。他看我查查字典，就能照美國藥典、英國藥典在化驗車間製出藥片來，非常滿意，又看我查查日本字典又能照日本藥局方（日本藥典）化驗，不論是進廠的主藥、副料，都能看懂，照着化驗，因此就主動地把我留下來工作。真是神的恩典啊！這個環境是神預備的。

以前那位在化驗室工作的藥劑師，和技術廠長原是同班同學，因有歷史問題，在上班的途中被捕，而製出來的藥片和進廠的主輔料無人化驗是不行的。這實在是神給我預備的工作。

金剛砂的數據

不久，有四個藥廠和我們藥廠合并。他們雖然都是藥劑師，負責化驗室的進廠主料、副料和制成的藥片，但是進我廠上班後，只是喝茶、聊天、看報，有時到車間看看，從來不動手幹一點工作。

有一天，倉庫管理員打報告給廠長室說：“併進來的天津信誼藥廠，庫房中有三分之二的藥料没有註明是何等藥物，因此再預備的主輔料實在無處放，又不能放在走廊下，怎麽辦？ ”廠長說：“你取一點樣品，送到化驗室的化驗臺上。”他就走了。

當時，我雖然還負責化驗室的工作，但我無權請四位藥劑師來化驗，因爲我當時只是一位技術員而已，並且我知道要測出這個不知名的東西是何等的不易，也就只好不管。

不久，因業務需要查數據，我去了市圖書館。在翻閱時，翻到一頁細載金鋼砂的鑒別和含量測定的數據。我想再繼續翻下去時，裏面卻要我不要再翻下去，要我抄下來。那時，市圖書館還没有覆印機，我就把三項鑒別抄下來了。又想繼續翻下去，裏面又有意思要我把含量測定也抄下來，我當時聽了裏面的引導，就抄下來了。然後，查好了其它的數據。

第二天上班後，在工作不忙時，我就按照所抄寫的鑒別方法操作，結果三項都呈陽性。接着我又化驗含量，結果含量竟是百分之九十九點九。我怎麽也不能理解：蘇聯人離開中國時留下這麽多未標明藥名的東西，竟是金剛砂！太不可能了！感謝神，這是我第一次嘗到神的作爲。

我馬上寫好化驗報告單，簽字蓋章報到廠長室。技術廠長要倉庫保管員馬上處理了這一大批金剛砂，不止騰出了庫房，又進了一大筆資金。我因此被評爲先進工作者。其實，這完全是神的奇妙恩典，是

他親自帶領我這個無能的兒女，我只有低頭敬拜他。如果照人的辦法，只能按着定性分析來驗證，那是難度極大的，又費時間。

化驗事件

没過多久，廠裏調進一位不懂技術的廠級幹部。有一天，他氣勢洶洶地進到化驗室，指着我罵道："有一批核黄素片（維生素 B2 片），市藥品檢驗所抽驗不合格。"

我聽了馬上回答："請你先不要着急，允許我把這批片劑從留樣觀察箱中找出來，再化驗一次。"

我陪着這批核黄素片留樣的化驗者，同時取樣品化驗，結果不僅含量是合格的，而且我們的化驗結果含量測定也一樣。我到廠長室，要求和市藥品檢驗所共同化驗一次。廠長室與市藥品檢驗所化學組的徐主任聯系。徐主任説，他們化驗錯了，是合格品，而且含量很好。

不久以後，市藥品檢驗所的生測組向我廠提出，渤海製藥廠生産的胰酶不合格，賣給我廠做成三酶散小藥包出廠了。如果是這樣的話，那麽其它兩種合格的酶，蛋白酶和乳酸酶，也已經和不合格的胰酶混合，包成三酶散出廠了。

當時，化驗胰酶的劉寶環嚇得兩手哆嗦，滿臉出汗。我安慰他説："你不要怕，事情總是要解决的。你把這批胰酶留樣找出來，我陪你再化驗一遍，看結果如何。"没想到我倆的化驗結果説：這批胰酶要趕快投産，由藥站速發貨銷售掉。因爲再放久後，即會因胰酶含量不合格而全部報廢！

這時，市藥品檢驗所生測組的領導也抓緊這批胰酶原料，化驗還是合格品而告終。感謝主，我廠工會主席到廣播電臺播送了我的事迹。我並不知道播的是什麼内容，因我家經濟狀况緊，收音機壞了，不能收聽。只是聽化驗所的人這麼説，我也不好問廣播的内容。

没有幾天，工會主席就調離我廠了。緊接着，黨支部書記到化驗室讓我寫申請，聽黨課，説經過一段時間即可入黨。我只是笑笑説："我不够資格。"他很不理解地走了。没有多久，他的妻子因被鬼捆綁，上不了班，回農村去了。

流淚認罪

1956 年 1 月，初弟兄本準備回津探親，但在 29 日即被捕，關押在提監橋監獄。下半年， 有姓左的和姓許的兩個人從上海到天津聚會處，組織開會，揭發我父親的罪行。如：不同意講道加進政治學習，不同意講道稿要先交上面認可後才能講，等等。

弟兄姊妹們都大大地揭發，父親站在講臺下，被左右兩個人按着。最後，有一個人大喊："連夏威英姊妹穿的襪套也不一般！"我一聽大怒，我穿的襪套既不是偷的，也不是搶的，是在店家買的，怎麼把我也放在一起批判了？實在没有道理！

我一氣之下，一句太不應該説的話出口了："我不認他是我的父親！"父親當場一句話也没有説，被按着走了。

可是，我回到家裏，裏面大受責備。我真是後悔啊！我怎能說出這樣一句話呢！我不止得罪了愛我的父親，我更得罪了愛我的神啊！

我在神面前流淚認罪，求主耶穌的寶血洗净我的罪。但是如何能見到我的父親，而趕快向他認罪呢？主給了我話："因我所遭遇的是出於你，我就默然不語。"可是，我得救以後，没有聽父親的話，好好讀聖經，所以不知道這節經文在哪裏，心想：可能在箴言或詩篇裏吧。我找到了詩篇 39 篇 9 節："因我所遭遇的是出于你，我就默然不語。"感謝神，他掌管一切的大事和小事。

他們押走父親後，留下了一張紙條，上面寫着，每周二上午可以給押走的人送一次吃的東西和換洗的衣物。我看了母親帶回來的紙條，真是感謝主。那時，我工作的藥廠因每星期二停電，所以周日上班，星期二休息。

我給父親做了肉沫醬、七個熟鷄蛋及西紅柿等。轉天，我第一次送吃的東西給父親，接待我的人很客氣地拿出一只手錶給我，我認出那是父親帶的手錶。對方說："你拿回去，但是你得簽名。" 我當時滿心喜樂，只有感謝讚美愛我的主。

不久，有人來家裏，問母親要不要請律師。母親說："有什麼用呢？" 對方說："比如夏習靈有高血壓病，受審的時候，律師可以代家屬要求坐着受

審。”母親說自己没有工作，等大女兒和大兒子下班回家商量才能定。

我和大弟雖然工資不高，還要負擔小弟上大學，三個妹妹也在上中小學。但我和大弟及小弟和妹妹們都同意，再省吃也要爲父親請律師。因此在判案時，律師替母親提出，夏習靈有高血壓病，請坐下受審。父親即坐下來了。

審判員宣布判刑三年，監外執行，可以回家。母親就陪着父親回家了。當我和大弟下班回家見到父親，全家人非常高興，感謝贊美主！父親仍堅持原先的做法，只在每周五參加全市各會堂牧師們的政治學習。每天晚上，父親和母親都在一起禱告。我睡在旁邊的小屋，都能聽見。

糖衣組

因着父親，特别是初弟兄的事，我被定爲反革命家屬。以後，化驗室調來八、九位來自包裝車間的女工，文化程度不高。我每天耐心地教她們如何操作。每季度評選先進工作者時，他們都選我，又發獎章，又發獎金。

過了一段時間，我從檢驗部門被調到糖衣組，美其名曰“技術人員支持生産一綫”。人事科的人對我很好，說：“你喜歡做顆粒還是壓片？還是包糖衣？”我心想：“我的心臟開過刀，縫了十九針，而且還去掉一小段肋條，左手無力，怎能做顆粒呢？壓片，一天八小時下來，壓片機的聲音，我的心臟是受不了的。那麽，就包糖衣吧！”雖然没有幹過，也衹好答應下來，邊學邊做。糖衣室的組長對我很

好，安排我上早班，早上六點上班，下午兩點下班；下一周就讓我上中班，下午兩點上班，晚上十點下班；没給我安排夜班。如果上夜班，我就不能業餘時間讀日語了。

我包的糖衣片色澤均匀，都是甲級品，因爲我做過藥檢分析，知道兩種色素相混合時，一定得注意混合均匀，不是只用玻璃棒攪拌，有時還需要細磨，不然包的糖衣顔色不均而且常有花斑，只能是乙級品或丙級品（從外觀而定的級别）。

以後，包糖衣的片劑品種多，數量大了，組長就不能照顧我，只得也上夜班。我服從分配，上了一個星期的夜班就病倒了。

病休

廠醫讓我到總醫院檢查，醫生讓我馬上住院，做第二次心臟手術。我説：我不做，因爲已經做過了，没有成功，什麽原因不太清楚，但我不想再做了。

以後又讓我到婦科醫院檢查。有位老姊妹在這個醫院工作，她給我找了一個上醫畢業的唐主任。唐主任很認真，看我三十多歲没有生兒養女，就主動爲我保守治療。

在一次去厠所時（那時還是老樓，厠所是一大間，衹有一個馬桶），我暈倒在地上，不省人事。幸好有一位女病友去厠所，嚇的她大喊護士來。護士們用擔架把我送回病房，以後决定不保守治療了，還是開刀吧。我得的是子宫内膜移位，等到床位後，6月1日開刀，6月12日出院， 開了三個月的病假。

第一次抄家

那年八月底，文化大革命開始不久，有一天晚上，十一點半鐘了，我聽到有人叫門。那時我們已壓縮租房，只有前樓的兩大間和一小間住房，在樓道靠樓梯處，做了一扇木制的隔離門，這樣即可在樓上的隔離門內，放桌子，生爐子做飯。

我開門一看，是一大群戴着紅衛兵袖章的人。帶隊的人看看我。我看着他面熟，是我廠的工人。他說："你是信天主教的吧。" 我說："不是，是基督教。"他說："一樣。"

他們就進來，把小弟和小弟妹吵醒，把一大間裏的東西全部抄走。有雙人床（銅制的，有支架可安在床上挂蚊帳）、大立櫃、梳妝臺、沙發、床頭櫃，甚至連取暖用的爐子和新買的烟筒都抄走了。又到其它一大間和一小間，抄走了縫紉機，把七個大鐵箱子都倒空，選一些爸爸的西服、各季的大衣和各季的西服，以及我母親的和我們的比較新的大衣、外套、毛衣、毛褲及金銀首飾等，裝在大鐵箱裏帶走。祇留下一個鐵箱子，四個單人小鐵床，和吃飯用的圓桌子和椅子。因着小弟住的屋子全抄空了，就把房門給封了，不許人住。因此，小弟夫妻當夜只好睡在過道的地上。

感謝主，雖然這樣，我們還是蒙主的保守。第二天，主管房子的大主管因病住院，把主管權交給了他的下級。這個人到我家看了看，了解情况後，給小弟找了一個住處：有廚房，有卧屋，而厠所是兩家共用的，不用再睡在地上了。

在這之前，我廠子裏從來没有因我父親的事和初弟兄的事而在我單位和街道裏批鬥過母親和我。

在單位抄我家後，没有幾天，我因藥已經吃完，需到廠醫務室拿藥，當走到要右轉彎去側面的大樓時，工會主席向我點了一下頭，又招了招手。我一看是要我跟她走，我就默不出聲地跟在她後面。她走到側樓的最後一大間裏，拿出一件棉大衣給我，說："快穿上，天冷了！"我謝了謝她。

她雖是工會主席，但在我上班的時候，老工會主席調走後，我就從來没有和這位女工會主席打過招呼，甚至也没有點過頭。但是她都對我這樣關心，這是主做的，我真是不配啊！ 只有獻上感謝，讚美我們的主！

第二次抄家

1967 年的一天，二妹帶着女兒來家裏。二妹夫妻都在中學教體育課，工作很累，想請媽媽幫着照看琳琳。這個孩子因和她的奶奶生活在一起，說天津話，我擔心她長大後說英語發音不準確，又因爲她和大弟的女兒是同年同月生，衹大八天，就和母親說："把琳琳也留下來吧。"母親也同意。

每天，母親做主食，我做菜。周六下班後，這兩個孩子就由他們的父母接回自己家，周日晚上送回來。没想到我廠來人抄家没有多久，所抄的一部分較新的東西，在展覽時，被出身好的職工低價選購了；餘下的，又由廠内的大卡車給送回家了，還搬上了二樓。真是感謝主！我們又有家具用，有衣服穿了。

可是没有多久，一天下午大約五點鐘，有一個中學生樣子的紅衛兵，跟在他後面有一大群小學生，也戴着紅衛兵袖章來抄家。他們也把裝衣服的大鐵箱倒空，又把好的衣服等裝在大鐵箱裏搬走。走到後院要出門時，正好我的小弟來家看母親，一看是我家的箱子，就向那個高個子的學生説："你們是哪裏的？" 對方説："是二十幾中學的。"並且又叫一個小學生上樓，用短刀對着我的胸口，要我交出自行車鑰匙，要拿走。我只好給他，他推走了我的自行車。

小弟上樓跟母親和我説了此事。第二天，我覺得應該給我廠打個電話，報告一下。廠方得知後，認爲這件事不應該有，馬上派了一位團支部書記到我家來了解情況，追踪查找第二次不知來路的抄家者。他到我家了解情況後，就説："我一定要給你找到！"我説："難啊！特别是那個自行車，恐怕他們要用，就更難找到了。"他説："我就是跑到天涯海角，也得給你找到！"

當他找到那所中學時，有一位老師告訴他是有個大鐵箱和一輛自行車，因不能留在學校裏，已經送到中心公園附近的一個大樓裏，那樓的房主已不許入住了。他馬上去找，並且找到了。他和我聯系，讓我去認東西。他打開箱子，一件一件地讓我認。我看是我家的，就點頭；不是我家的，就搖頭。

以後，專門看管這些被抄物品的人説，是他把自行車吊起來，拉上布簾，小紅衛兵因見不到，就没有再來要這輛車了。真是神做的，感謝神！

當我們把東西運回家後，那一位廠裏的人對我說："你們就是和別家不同。別家只要問這個是你們家的嗎？他們都說是。"

換房

以後，我和母親商量說："我看現在蓋的新房都是單元房，有三室一廳的，有兩室一廳的。如果有合適的，咱們是不是可以換走。" 母親說："當初從順和里搬到這裏時，是經過禱告，清楚神的旨意才搬來的。你現在想換走，**一定要清楚神的旨意**。" 我說好。

經過一段時間，母親清楚是神的旨意了，就讓我天天去換房站。我到了換房站，不說話，只是站在那裏，默默地禱告。若有人問我："大姐是要換房嗎？
" 我才說是的，然後問對方的房子在哪裏。

有一次，一位男同志對我說，單位分配他一個三樓的三室一廳單元，因離工作單位太遠，他想換個離單位近一點的房子。我對他說了我住的地點和情況，他很滿意，因此就說可以兩家先彼此看看房子，我說好。他到耀華里看了房子後，很滿意。我就送他走出胡同口。這時，張伯母忙追問，可是我不想讓她知道這事，就攔住了她。以後，雙方滿意，我們搬進新蓋的三樓上的三室一廳。感謝主！

父親安息主懷

1958 年年末，父親被關押在西獄所內，因腦溢血搶救無效，被主接去了。

那時没有火葬，只有土葬，必須買墳地、棺材，刻石碑，用大汽車來運遺體等，很多事情要辦，可是我和大弟從來没有辦過這類的事。幸好大妹的男朋友願意見見這位從没有見過面的伯父，就從海河勞動的地方和我大妹一塊請假回天津市内。他幫我母親和我大弟辦理了這大大小小的一切事，把我父親放進棺材裏後，還照了一張相片。他很稀奇：爲什麼這位伯父處在這樣的環境中，臨終時没有一個親人在眼前，都能笑着離開世界呢?

辦完了這一切的事後，他問我的母親。母親就給他傳了福音。他馬上願意接受，認罪悔改得救了。以後，他的二姐也信主了。他的大姐病危，臨終前也信主了。

搬家

1968 年以後，我的大弟妹又生了一個兒子，寶貝得很。請來一位保姆，專門照看他。没想到這個保姆不給他吃飽，孩子就用嘴吃自己的大拇指玩。因此，只好又把他（泉泉）也送來了， 我就幫母親照看他們。一直到大弟和二妹的女兒在耀華里附近的小學上完一年級，長大懂事了，家裏都換成單元房，他們才各回了自己的家。

我們搬家以後，每個主日可以全家在一起聚會了，因爲在三樓上，又是三室一廳的單元房， 唱詩，禱告，讀經，交通，都不影響其他人家，非常好。真是主的預備。以後，張伯母還特地找來，一看見這單元房這麼好，讚不絕口。樓右側有片空地。我們

在空地上蓋了一間大房子，晚上可以睡人，經過了1976 年的唐山大地震，依然完好無損。感謝主的大愛！

原來住處耀華里的樓房老了，唐山大地震後，房頂上的房瓦磚片都震碎了，掉在前院和後院的地上，有半人多高。住在這裏的人一邊撥開房瓦磚，一邊爬着跑出來，只能在馬路邊住。

天亮了，我跑到大弟家，看他們的房子傾斜了，就讓他們快快搬到我和母親的住處。

小弟住一樓的單元房。二妹夫住在老樓房的二樓，也因地震而倒塌，并且側面的樓損壞太大，壓死了一個女孩。二妹和二妹夫帶着女兒來到我和母親和小妹夫妻住在新蓋的三室一廳裏，白天在樓裏做飯、吃飯，晚上睡在樓外空地上自己家蓋的簡易房裏。

主愛他的兒女，因此無論有多麽大的事，他都在保守、看顧、賜恩。我們只有低頭敬拜，感謝他的恩典。

上班

1979 年 9 月下旬，單位派了一位職工到我家，讓我去上班。她說我幹體力工作不行，但幹技術還是可以的，讓我去管化驗室的工作。我不敢答應。没有想到，第二天，人事科的科長找到我家，提出讓我到實驗室工作，試試看。我被他的熱心感動，就答應了他。

實驗室是搞新產品，得有處方、操作規程、化驗分析等。他們讓我負責新產品的質量分析工作，我覺得也好，就答應了。後來看見，這也是主的安排。

没過多久，全市的**製**藥單位和藥檢所的技術員都提升爲助理工程師，**並**漲了工資。緊接着，技術廠長又要我寫申請，要提升爲工程師。我説："我這十幾年没有上班，别説成績了，連苦勞都没有。"他説："你可以寫你以前的事嘛。"并囑咐我，明天上班時交給他。晚上下班回家後，我寫到夜裏十一點多，第二天交給了技術廠長。他讓兩位職工照抄了兩份，午飯後，就送到了市**製**藥公司，等待市**製**藥公司一批一批地評審定案。我是最後一批定案的。我去藥檢所辦事時，遇到業大的同學們説："夏威英，你十幾年没有上班，這期間，没有提升技術員爲助理工程師，工資也没有增加。可是你一上班，就又提升，又漲工資。"

因爲在實驗室工作，**製**出的新産品需要得到衛生部的合格批**准**證。辦證工作由我負責。我就試着辦吧。當我找到衛生部管理新藥審批的工作人員後，她反復看我，問道："你是天津耀華中學的吧？"我説："是啊！ 我是四八級的。" 她説："怪不得一看你就很面熟。我是四七級的。"所以對我特别好。我送去的新藥，批審得快，因此常被評爲先進工作者。可是，在全廠的先進工作者和先進生産者名單報到廠部評審時，總是把我篩選掉了，没有獎章，也没有獎金。

後來，全廠的獎金發放，改爲每個車間、每個科室分别個體發放。研究所所長對我説："咱們倆的

獎金，你拿二等獎怎樣？”我說：“你看着辦吧，我没意見。”

海藻酸

有一次，在北京召開國外許多廠的新產品展銷會，研究所所長就帶着我和技術科科長一同去北京參觀。他選擇一個治胃病的藥片，回津後研制出來。我也找到化驗的方法來判別藥片的質量。此藥片內有一種成分叫海藻酸，是輔料，但也得有藥典控制的標準。當時我廠內的藥典，都没有收載此藥，我只好到市圖書館去查找。奇妙得很，我騎上自行車時，裏面一直有個意思讓我到成都道的醫學圖書館。這個圖書館一般不對外開放，我也從來没有去過。我把自行車推進院子大門，問傳達室的人圖書館在哪裏。他說：“就在樓裏。” 我心想：不在樓裏，還會在院子裏嗎？是他不高興回答我。

我就進了離傳達室最近的一個樓裏，再問，她們也是愛搭不理的。我既能進到樓裏，就自己找找看。一看，有個小牌子寫着“資料室”，掛在一個房間的門側。叩叩門，屋裏没有回音，我就推門進去了。

啊呀， 真好呀！都是各國的藥典，英國藥典、美國藥典、日本藥典、蘇聯藥典。我裏面又要我先找英國藥典。我就一本一本地找，按年代翻藥典。感謝主！待我找到一九三幾年版的美國藥典時，竟收載着有海藻酸的質量標準，我趕快到對面的樓裏復印下來。回到研究所，因此又得到了先進工作者的獎。

户籍警

自從 1953 年初，初弟兄和我回到天津家裏，因他當時不要生化藥廠的離職信，即使在津找到工作，天津勞動局也通不過，所以没有單位接收，只好一個人回上海，在孫弟兄辦的南開化工廠工作，每年回津探親一次。但是，1956 年的 1 月 29 號，在第二次準備啓程探親時，他被捕了，判刑二十年，因有立功的表現，減刑半年。在他刑滿回津後，我倆試着報天津户口，這在當時是件很難的事。户籍警聽了我們的經歷，很受感動，説："你們倆的事，可以寫一本書呀。"他就主動爲初弟兄聯系，最終報上了户口。不久，這位熱心的户籍警得到提升，離開了我們的住區。

乳腺手術

1987 年 11 月，天氣已經很冷了，早晨去上班。天下着小雪，落到身上就化了。我没有打傘，公交車來了後，跑了幾步，最後一個擠上上去。在我前面上車的一位男同志，把傘收攏後，本應該立在地上的，但他却將傘横放，正好扎在我的胸前，右乳房側面，頓時疼得我兩眼流淚。在當時的情况下，我只有忍着，原諒他，没有説一句話。

後來，被扎處慢慢長了一個小疙瘩。轉年 7 月，小疙瘩突然凹下去，有小孩子玩的半個玻璃球那麽大，因此我大弟妹勸我馬上住院開刀。大弟認識腫瘤醫院的主刀醫生，讓我去找。 這位主刀醫生給我檢查了一下，説没有什麽問題。但她看我還坐在她的身邊，表現出不信的態度，就説：那你登記住院吧。但一直拖延。我去找這位醫生，她才推説，因

我有心臟病，怕手術時因心臟有問題不好辦，所以給我轉到市立第一醫院。我說好。

醫生給我開了轉院單，我拿着到市立第一醫院時，正好有一位病人剛辦完出院手續，接待我的鐘醫生就馬上收我住院了。這位鐘醫生責任心很大，又細心。 經化驗，不是惡性的，她詢問在手術室外等待的初弟兄和我的大弟，他們都同意做大面積的手術，即給我開了刀。 傷口却一直不收口，天天換藥也不好，給我換藥的實習大夫也不知道爲什麼。

恰好，那一天換藥時，另有一位實習大夫進來拿手套，没有找到手套，就看了我一眼，他的母親那時任我廠的檢驗科科長。他看了以後，馬上對那位給我換藥的實習大夫說：“你得從她的傷口處擠出所淤的血，不然傷口難以收口。”給我換藥的實習大夫就用雙手擠出大約三百毫克黑紅色的淤血。看他累得滿頭大汗，我說：“你太累了，真是對不起呀！”接下來兩天，傷口大大見好，他也非常高興。

後來，我對大弟說了這件事，大弟說：“如果不將黑紅色的淤血擠出來，傷口會慢慢裂開，就得重新做手術。” 真是感謝主的恩典和大愛。我的乳腺癌手術結論寫的是，最長能再活十年。但我想，我的生命在主的手中。手術後到現在，我已經活了十六年了。感謝主的大愛和恩典，我真是不配啊。

我的一切的一切，都是神的恩典和安排帶領。若没有倪伯父的同意，帶我到生化**製**藥廠的倪氏實驗室學藥物分析（雖不到兩年的時間），作爲一個高中畢業生，没有特長的人，何况心臟又有病，哪個

單位會要我？因父親去世早，我還得養家，大弟學醫要六年畢業，又因胃大出血休學一年。但是神的大能大愛的手，都一件件保守、賜恩帶領過來了。只有感謝他，讚美他，直到永永遠遠。阿們。

（2003 年據夏威英録音資料整理）

第二章 傳福音的見證

向同學、同事傳福音

我得救以後，只對常和我在一起、很要好的兩位高小同學說：“我信主耶穌了。” 並向她們認錯，請她們原諒我，卻没有勸她們信主。轉年，其中的一位，因父親患肺病很嚴重，不能去上班，就辭掉了海關工作，回福州了。另外一位，則因母親去世，她感到非常孤苦，天天夜裏睡不好覺，看着母親的照片，不久，她也去世了。又有一位，在我上中學時，她的父親對她說：“你最好和夏威英交往。”我帶她到聚會處聽福音，她馬上願意接受主，認罪、悔改，得救了。但是前兩位雖然聽過幾次福音，卻不肯接受。後來那位信主的同學，因喜歡美術，考入北京的藝術學校，我們就分開了。

1950 年 10 月，我到上海生化藥廠工作。職工都是弟兄姊妹，但倪氏實驗室的五位高級職員不信主。雖然他們都聽過福音，卻是不信。1953 年，我和丈夫初立鵬弟兄離開上海回天津，我在一個藥廠的化驗室工作。後來調進化驗室工作的女工們，祇有初中一年級的文化， 我一位一位地單獨給她們傳福音。她們都說，什麼宗教都是讓人做好事的，不肯接受主。

馬大夫信主

後來，我們搬家了，離南開大學、天津大學、醫科大學都很近。很多外地考取這三個大學的青年弟兄姊妹，都願意到我家中參加主日聚會。因此，我們夏家的聚會，就改到主日下午了。

有一對夫妻去美國看兒子，因他們兩人不懂英語，很想找一位中國人說說話，聊聊天。他們的兒子說："這裏有中國人的禮拜堂，你們可以去聽。"他們就去了，正趕上傳福音的聚會。他們就先後接受了主。回國前，那裏的弟兄姊妹告訴他們，回國後，去找陳玉潔老姊妹。他們回津，找到陳老姊妹後，陳老姊妹介紹他們到我家裏來聚會，直到今天。

有一天，這位回來的郭姊妹告訴我，她的三姨（馬遠好大夫）對她說："信耶穌的人都那麼好，我也願意信耶穌。"郭姊妹問我，可否帶她來參加我們的聚會？我說："下一個主日在另一位姊妹家聚會，並請大家吃午飯，可以有較多時間交通。"馬大夫就去了。

中間休息時，她走到我面前，問我認不認識她？我看看她，似曾見過面，忙說："對不起，因爲我常替我廠的技術廠長，到製藥公司和藥檢所等地方開會，所以他們容易記得我，而我卻不能記清他們每一位。"她說："你常去張主任家，是誰給你開門的呀？"我一聽，就想起來了，是那位在藥理方面常幫助我的老師呀。她是藥品檢驗所藥理室的主任，我常常請教她。後來，馬大夫信了主。

張老師信主

有一天，我去馬大夫家，她說有一位住五樓的藥

研所的高老師，他的妻子是高中三年級的物理老師。在一次學生考試時，她讀了第一個考試題，接着就講出答案。讀了第二個考試題，又說出了答案。她又讀第三個考試題。學生們一看老師怎麼把考試題答案一一地講出來了，就哈哈大笑。因此，學校不讓她講課教書了。她每天半夜就起來往外跑，跑到天亮才回家。高老師也只得每天半夜跟在妻子後面，跑到天亮。日久天長，高老師力不從心，每天只能上兩小時的班。

馬大夫對我說："明天你能否再到我家，叫張老師也來，你給張老師傳福音。"我說："明天我已約好別的事情，咱們定後天吧。先爲她禱告。"就定好了後天上午九點在馬遠好姊妹家聚會。

那天，我是乘公交車去的。九點鐘，馬老師已站在廳裏等我們了。我們進到客廳裏，圍着圓桌坐下。我還没有給人正式傳過福音，只做了我這一生蒙主恩愛的見證，一個半小時很快過去了。我問她："你願意相信、接受這一位愛你的救主耶穌嗎？"她說願意。我說："那麼，我們開口禱告好嗎？"她說："我不會禱告。"我說："我禱告一句，你若心裏也願意這樣禱告，你也跟着說一遍。"她說好。我就帶她認罪悔改，接受主耶穌的救恩，願意真心相信主。她都照說。

禱告完，她站起來，隔着圓桌拉住我的雙手說："我怎麼一身輕鬆，滿了喜樂啊！"她說好像變了一個人了。我說："是呀，你得救了！"她要送我

到公車站，我說不用客氣了，她才目送我走出胡同，過馬路乘車。

當晚，神奇妙的能力醫治了她，使她半夜不出家門跑了。現在，已經過了大約十年的時間了，她没有再犯病。爲着這個病，她的丈夫陪着她跑遍了天津各大醫院，甚至精神病院都去過，都没能治好。但奇妙的很，她一接受主，直到今天，没有再犯過一次。真是感謝神！

孫主任一家得救

1995 年，我接到五十年代在上海讀醫的張姊妹來電話說，她的一位同學患了骨癌，發現時已是晚期，最多只能活三個月，請初弟兄和我去他家裏傳福音。這人是她在上海讀醫科大學時的一位同學，畢業後和她一同分配到天津工作，祇是不在同一個醫院。因爲他本人不願意住院，他的妻子和他在同一個醫院工作，所以他的妻子不用上班，可以在家裏照顧他。

初弟兄和我得知此事後，爲他禱告。轉天，我們去他們的家，給他傳福音，他（孫主任）特別願意聽。我們去了三次，孫主任就接受了主，而且主動開口，在主前認罪悔改。

以後，孫主任每天都跪在床上禱告。有一天，孫主任問初弟兄："我現在跪不起來了。躺在床上禱告，可以嗎？"初弟兄說："可以的，因爲主是看我們的内心。他知道他的兒女們的一切。"這樣，他就躺在床上禱告。

快十個月的時候，他一點也不疼，要吃鷄蛋，又要吃窩頭，而且告訴他的妻子，他離世時穿哪一套西服和鞋，買最低價的骨灰盒，不要在醫院裏開世人的追悼會，更不要他們送花圈等，不要世人一切的作法。自從丈夫信主後，他的妻子就怪他說："咱們兩人交朋友時，不是說好了嗎？一不入團，二不入黨，專心研究技術嗎？你怎麼和他們兩個人見了三次面就信耶穌了？"孫主任回答說："不止我信了主耶穌，我還盼望你和孩子們也信。"

因着這一個活見證，主聽了孫主任的禱告，憐憫了他的妻子和兒子、女兒，叫他們先後也信主了，直到今天。孫主任的妻子全主任，每主日上午仍來我們家聚會。感謝主耶穌的大愛！

癌癥女孩全家信主

有一對上山下鄉回津的夫妻，生了一個女孩，長得非常可愛，父親更是愛她如命，不離身邊。這個女孩得了病，住院後，查出是癌癥。那時，恰好有一位從福建來津學習的姊妹，得知這一對夫妻的女兒得的是不治之癥，就在他們兩個人接通知書時，跑近他們，扶着他們二人說："相信主耶穌吧。"

初弟兄和我借給他們《認識真理》等書，他們和女兒都愛看。出院後，他們到我們家聚會，我們也借給他們磁帶聽。他們一家都接受了主，很有見證。以後女兒逐漸不能起床了。女孩子的外祖母和大姨母都眼見了這個孩子離世時的見證，也先後接受了主耶穌。

家庭聚會

我們家離天津大學、南開大學、天津醫科大學近，所以外地來上大學的弟兄姊妹，主日也都來我們家聚會。那時，不只廳裏坐滿，連厨房裏也坐兩、三位。畢業後，有的就離開天津了。後來，三個大學的宿舍因拆遷搬到河東區，還没畢業的弟兄姊妹，就在離他們宿舍近一點的弟兄家聚會。

目前，每主日來我們家聚會的，多是退休的老師、醫生、工程師，還有兩、三位年輕人，總共十一、二位。我們這裏的居委會和體院北派出所，從不在主日來我們家打攪。從前換户口本時，當户籍警看到我填的信仰時，他説："你現在還信嗎？"我説："信。"他就走了。感謝主，他知道他的兒女們靈裏需要餵養，一直保守着我們。

今天，我已是七十五歲的人了。研究所的人曾來電話，要問我的情况，一聽是我躺在床上接電話，都稀奇地説："奇迹呀！"他們都知道我信主耶穌，但是他們都一心離不開地上的名，真是何等可惜可憐啊！我們的主願意萬人得救，不願一個人沉淪。求主在這末世多多地傳天國的福音，叫得救的人早日填滿。

（2005 年據夏威英姊妹録音資料整理）

第三部分 弟兄姊妹談初立鵬弟兄

第一章 聖靈的果子

——塘沽王桂香姊妹

能看到初弟兄言談舉止的人，範圍是這麼小。應該把初弟兄的事情通過書，或者視頻，讓更多的人知道。這是爲主作見證，讓更多的人信主，生命更有長進。

我問女兒："初伯伯給人印象最深的是什麼呢？"她說："是他的謙卑，良善。"老弟兄給我的印象，就是有愛心。我女兒說，她上大學的時候來初弟兄家聚會，結束後，初弟兄總是準備餃子等吃的。

初弟兄給我的幫助太大了。那時，我在最絶望的時候，對神說："我真是没法辦了！"神就派了老弟兄來，突然出現在我面前。

我丈夫住院時，先在别處住，後到中醫院，離我們家很遠，有一百多哩地，一直是我陪着他。原先我還能攙着他上厠所，後來，病情嚴重了，就去不了了。那天，我實在弄不動他，我們倆都差點摔在地上。我特别爲難：實在弄不動他了，就是找護工也不能馬上來呀，周圍也没有親戚。我在心裏苦求："神，我怎麼辦啊？您告訴我啊！"

前幾天，我對女兒說："你父親的病情越來越不行，我的體力也越來越差了。"我們就和初伯伯聯系，請他找個天津的姊妹弟兄來幫助我，但就是

聯系不上。

這一天，突然，我的電話響了，是初伯伯的！原來，我女兒給他打通電話了。

那時初伯伯的老伴兒去世不久，老人精神、體力都不太好。那天，初伯伯從內蒙探親回到天津，趙弟兄把他接回來，剛吃完晚飯，我女兒的電話就打過去了。初伯伯問了地址，和趙弟兄一起連夜來了醫院。那時，他下火車才三、四個小時。

我正特別需要精神上的安慰，需要禱告。晚上十點多，神把他所愛的僕人差派到我面前，我特別受感動。他看望病人，爲我們禱告，讓我很得安慰。後來，初伯伯做了很多我最需要的事。

第二天，他又步履蹣跚地抱着一包熱餃子、八寶粥、麥片、蹄花等，來了醫院。他走路都有些困難，但卻老遠地來了。

病人快不行了，就該安排後事。追思會該怎麼做啊？我都没經歷，也没參加過。還有壽衣什麼的。初伯伯說："我那兒有一套。"這是他的乾女兒，烟臺的一個姊妹，做來送給初伯伯的，寄到天津來，還没有打開包裹。

第三天，初伯伯又抱着這一大包衣服，有十多斤，老沉老沉的，又來醫院了。我特別感動，給錢他也不要。那壽衣做得好啊，我都没見過這麼好的壽衣，白白的，軟軟的，從裏到外，從上到下，一共十多件，全都交給了我，說是神預備的。我回想起來，真是神的恩典！

初伯伯這人特別信實，講信用。其實，我只是

隨意說需要人手，他就回去打了許多電話，幫助想辦法，雖然最後也沒找着雇工。他一連去醫院好多趟。

雖然丈夫生病，但我在經濟上要比初伯伯好。可他先後給了我好幾千塊錢。我不知道是初伯伯自己的，還是別人的，反正都是經初伯伯手給的，近7000塊錢。他自己一個月工資才1000多塊錢。工資這麼低，還總是想着別人，滿了神的恩賜。我和丈夫感動得真不知說什麼才好。

後來，我們回塘沽了。初伯伯又和王弟兄去看我們。趙弟兄雖然身體不太好，也去看我們好幾次。初伯伯老掛着我們，我就把近況告訴他。到一個新的治療地，他們就去探望，還送錢物。我真是很感動。

初弟兄在我心中，真是滿了恩賜、良善的神的僕人。聖靈所結的果子，在他身上都有。

我丈夫去世前幾天，住在家裏，没住醫院了。他靈裏有些攪擾，也許是有點敏感。這時，我們禱告，求神給我們安慰。我們就想到了初伯伯，但這麼遠，又不好意思請他來。可是我們真是需要他！還没開口說呢，他就主動來我家了。那是他第一次來我家，還不認識路，他和王弟兄兩個人乘車一百多哩來。初伯伯爲我丈夫禱告，安慰他。從那以後，我丈夫的情緒就好起來了。

此前，有一個教會的牧師來給他講道，老讓他去認罪、認罪，他心裏就没有了喜樂、平安。經初

伯伯講了真道以後，他就得安息，有喜樂了。後來，女兒回來了，也給他安慰。

我們塘沽團契小組的弟兄姊妹都很敬佩初弟兄。他對神的真道、盼望等，特別有信心。他最常講的是：一切都在神手裏，一切都交給神。是初弟兄同我們家一起經歷了那些事！那些日子，初弟兄對我靈裏、精神上、生活中的安慰和幫助，真是没法比。看到他，真是一個典型的神的僕人的形象，神的愛從他那裏出來。

我女兒上大學期間，在初弟兄家聚會。女兒先是在學校聽信了福音，後來被介紹到初弟兄家聚會**並**受浸的。她和同學周日去聚會，初弟兄常給他們往返的車費，雖然不多，但學生們感到特別温暖、喜樂。初弟兄對他們**潛**在的影響，爲他們做的榜樣，他們終生難忘。女兒說:“聚會結束後，初弟兄總是跑出去給弟兄姊妹買午飯。”我女兒去年從美國回來，還提起這些，總不忘。平時，女兒囑咐我去看初弟兄。我看望他時，比如說我帶 200 塊錢給他，臨走時他死活也不要，幾乎就没接受過我們的錢，反過來還給我 200 美元，說女兒養孩子缺錢，正需要美元。哎呀，我拿着這錢就要哭。這特別令人感動。因爲那時候我女兒正上學，又有孩子，經濟確實緊張。初伯伯就是這樣，他比我們誰都挣得少，**卻**這麽有愛心，滿了恩賜。

記得我女兒考 GRE，考點離學校很遠，如果早晨從學校出發，學校還没開門。女兒就住在初弟兄家，與夏阿姨睡一床，初伯伯就在外屋搭硬板床睡

了一宿。大冷天早晨，早早的，初弟兄又把我女兒送到考點。

初弟兄是老清華生，我們也是多年後才知道的，他從不說自己的學歷。榮耀自己的事，他從來不說。有時，女兒有些疑惑，來找初伯伯給講講那個是什麼意思啊。初伯伯也不說我給你們講，總是謙虛地說，我們一塊來查看聖經的話。女兒說，去請教初伯伯一個道理，他從不給你直接回答問題，而是用神的話，用這段經文說明那段經文，讓你去領悟神的道。

初伯伯爲人樸實，爲別人着想。他從没說自己年紀這麼大，靈命比我們深，從來也没有擺架子。女兒說，上初伯伯家聚會，就是覺得有神的同在。雖然聚會時講的内容很普通，講道很簡單，但是經初伯伯講出來，就是生命。我問女兒："你具體講，你怎麼感覺就有生命呢？"她說："聽他講完一句經文後，就覺得有收獲，有亮光，有看見。雖然這次來，下次來，有時好像講的是相同的内容，但是每次聽起來又有新的看見和啓示，就是這種感覺。雖然聚會很擁擠，客觀環境也不是多好，但大家都願意來，感到神的吸引力，有神的同在，有聖靈的充滿。"

有一次，我和女兒一起來看初弟兄。那時，我丈夫患肝癌還没多久，我們也知道夏阿姨剛去世，初伯伯一個人生活孤單，買點什麼呢？買點衛生紙、牛奶、洗衣粉什麼的去吧，省得他那麼大歲數老下樓。

結果，離開時，他讓我們帶走，還說："就當你們的禮物我接受了，這些東西就當是我送你們的。"他還問我們是怎麼來的，我說是我弟弟開車送來的，他在樓下。初弟兄說："讓他上來啊。"我說："他還得看車。"我們說了一會話，交通結束，最後禱告的時候，初弟兄還跟神懺悔說："哎呀，我没讓那兄弟上來，也没讓他喝杯水，讓他在外面待着。"向神認罪。初弟兄就是這麼一個人，常常覺得虧欠別人。（參羅 13:8）

初弟兄的交通，話語樸實，但聖靈做工。女兒還說："有的牧師講道，語言特別華麗，生動有趣，侃侃而談，吸引下面的人。初伯伯的講道很樸實，**卻**給人生命的亮光。"因着初弟兄的爲人、他的形象、言談舉止等等，這些年來有許多人信主，聚會興旺。他幫助他們在靈命上成長，牧養他們，爲神作了很多美好的見證。

有一次，初弟兄給我寄來主内**掛**歷。每年我不知道上哪兒買這種**掛**歷，但又很喜歡有聖經内容的**掛**歷。初弟兄給我寄出很長時間，問我收到没有，我說没有。這怎麼回事呢？初弟兄說："没關系。得到**掛**歷的人或許也需要神的話語。"他就又給我寄了一套。這個，我印象很深。

有弟兄得了肺癌，他常去探望。有去國外的弟兄姊妹托他看管房屋，托他的事，他特別認真。初弟兄有愛心，誠實，讓人信得過，用世俗的話說，是"好人"。

我昨晚禱告時想，用什麼屬靈的話來概括初弟兄這些瑣碎的事呢？我就查找聖經，一下查到了聖靈所結的果子那段經文。是啊，一個愛神的人就得結出聖靈的果子來！初弟兄在這方面有神的生命，

爲神作了美好的見證。他的一生太值得寫出來了，好讓更多的人看見**並**認識神，得益處。

2011 年 6 月 23 日

第二章　你的事就是我的事

——天津王衍弟兄

一、你的事就是我的事

我認識初立鵬老弟兄是在 1988 年前後。當時，他是六旬老人。給我印象最深的是他用行爲在傳福音，穿梭在弟兄姊妹家中，幫助人做事、送書等等，讓人覺得是一個不知疲倦的老人，總是想着別人的事。

1989 年，我父親患鼻咽癌晚期，初弟兄幫助聯系醫院(我與初弟兄相差 25 歲)，跑前跑後。那時没有出租車，他跟我要麽騎車，要麽步行，一直到我父親的追思會。初弟兄還拿出一些主款給我母親。

我 1989 年認識主，一直到 1997 年下崗，處于軟弱、遠離主的階段。下崗後，覺得自己到了人的盡頭，就想到初弟兄、李潔西、夏威青、李潔恩這些基督徒對我們的愛心，很願意聚會跟從主。

我于 2006 年左右在初弟兄家聚會，至今有四年時間。我對初弟兄的包容很感動：

1．對於有不同聚會背景的弟兄姊妹，他都能接納。一些真理、道路方面的問題，他能指出來。不隨從不對的，但接納包容不同的。

2．他從不批評任何一個弟兄姊妹，總是温和地說一些勸勉的話。

3．如果你碰他一下，碰到他的生命，他不會着急。本人也碰過初弟兄(林後四章 10 節)。

4．我覺得家庭聚會的帶領弟兄很重要。在初弟兄家的聚會，首先，没有主不行；其次，離不開初弟兄、夏姊妹的奉獻。初弟兄的房子使用面積也就20多平米，常常坐滿，多的時候30多人。人少時，初弟兄不着急，他説，下雨下雪可以停一次聚會。遲到一會兒，他也不説什麽。聚會中間有人打手機，他從不批評。

5．我感覺初弟兄有幫助人、服侍人的恩賜，他的交通對我們幫助很大。最有幫助的一條，就是他説:“誰也不能逃避神爲我們預備的環境”，“走十字架的道路”。夏威英姊妹在世時，有時對他要求很嚴，他也甘心接受。

6．對財物的態度，對有病的信徒，哪怕不在一起聚會的弟兄姊妹，初弟兄在財物上都很慷慨。你如果給他一個蘋果，他會還你一筐蘋果，這話一點也不過分。他生活簡樸，住房最小，退休工資最少。他能把基督的愛分出去。他説：“有的還要加給他。”

7．與居委會、鄰居、郵局、飯館的人接觸時，他用行爲傳福音。汶川地震時，他去居委會捐款。常給初弟兄送餃子的那家小飯館，也有人信主的了。

8．自從夏姊妹回天家以後，他抓緊時間看望年老、有病、軟弱的肢體；去北京看望弟兄姊妹、胞弟一家人等親戚；去内蒙古雅克什看望胞弟(已故)的妻子、兒子、兒婦、女兒等親人，向他們傳福音，帶領他們信主並聚會。初弟兄可以説是竭盡所能，跑盡當跑的路了。

他幾次去塘沽，去醫院，去天津總醫院看望患肝癌晚期的弟兄，安慰他平安回天家。同時對他的妻子、女兒也是安慰。初弟兄說："你的事就是我的事。"

初弟兄在天津，不知主持過多少追思會，送走多少弟兄姊妹！尤其對於已故弟兄姊妹的親人後代，他以基督的愛關心他們。

二、和別人不一樣

前兩年，初弟兄送給我一輛舊自行車。他把車胎和零件配好，花了不少錢。如果你的親戚、朋友送你一輛舊自行車，一般都讓你自己修理，換輪胎、配件。初弟兄跟別人不一樣，令人敬佩。

前兩年，有一個甘肅的小弟兄來天津上大學。他到初弟兄家聚會，初弟兄給他講道磁帶。小弟兄回家，初弟兄給他帶上禮物。

對於許多已故的弟兄姊妹，又如史軍小妹妹、王寶華弟兄、山東的華姊妹等等，初弟兄都曾到醫院看望，有的到家看望，不知跑了多少路。他想的都是別人的事，沒有自己。

一位與初弟兄一起聚會多年的姊妹患癌癥去世，她的兒子四十幾歲了，可能患有自閉癥。初弟兄去看望他，帶領他信主，經常給他帶去食品。我們看在眼裏，很佩服。我就沒有這樣的愛心。

初弟兄到牙醫門診鑲牙，給牙醫傳福音，給他光盤、單張。牙醫給他的牙保修維護，他總覺得虧欠人，給牙醫買飲料。

初弟兄用行爲見證了主耶穌。我不是高舉初弟兄，是高舉初弟兄裏面的基督。

2010 年 6 月 10 日

第三章　鹽的味道

——天津王金環姊妹

老弟兄是我們的好牧人，家裏不管有什麼重要事情，都把主耶穌放在首位。2009 年 11 月 27 日星期五凌晨，主耶穌把師母接回天家。雖然親人離去很傷心，他想到的是主的聚會不能耽誤。星期五上午，師母的大弟夏威軒家中有聚會，初弟兄爲了不影響聚會，中午才把師母歸主的事告訴她大弟。爲了不影響初弟兄家的主日聚會，初弟兄和家人星期六就將師母送去火化。

老弟兄在教會的服事很多。2011 年 5 月 29 日主日聚會後，天氣非常熱，老弟兄中午没有休息，就去大港爲三位姊妹施洗。我勸他星期一再去，初弟兄説："不行，這樣我心裏有負擔。"他搭車去大港，和司機談好價錢 150 元往返，到大港他給司機付 170 元。司機説："您回來再給。"老弟兄説："我相信你。"司機師傅很受感動。

老弟兄電視機壞了，附近有一位修電視的師傅，談好價錢 80 元錢。修好後，老弟兄付了錢。師傅説："您這是 200 元。"老弟兄説："我知道是 200 元，你就拿着吧。你們也不容易。"從那以後，有了舊家電，老弟兄都給他。

任新霞是安徽人，在天津做鐘點工。每星期六下午，她到老弟兄家工作。在周六前，老弟兄就把臟衣服洗幹净，不讓她洗，祇讓幹一些輕鬆的活；師母還讓初弟兄多付給她工錢，走的時候還讓她帶吃

的和生活用品；怕她晚上睡覺冷，送給她嶄新的厚棉被。初弟兄自己蓋的是床舊薄棉被。初弟兄和師母把福音傳給她，在靈裏幫助她，使她很受感動。現在，任姊妹和我們一起聚會，常說："信了主耶穌真好！初爺爺真好。以後主日我不去幹活，要參加聚會，學習聖經。"

老弟兄生活上非常簡樸，衣服不穿破是不會扔的。佳佳給他買新衣服時，他總說："這樣太浪費了。"買了，也捨不得穿。他從不爲自己浪費一分錢，在飲食上非常簡單，有時食物壞了也捨不得丟。但是，向弟兄姊妹，**卻**把最好的東西和大家分享。

老弟兄是個非常謙卑的人，雖然年歲已高，對年輕人却非常尊重。坐公交車，年輕人給他讓座時，他都要深深地給人鞠躬，說聲謝謝。在場的人都被老弟兄的做法感動。

老弟兄常在無形中影響別人。在南站，在郵局，在銀行，在冰箱修理部，在電視修理部，在旅館，在醫院，在餐廳，在居委會，在火葬場……到處可**聞**到鹽的味道。

初弟兄、夏姊妹是使人和睦的人。有一位姊妹家住塘沽，丈夫經常不回家，老姊妹常去她家和姊妹一起禱告、交通，**並**勸說其丈夫。現在丈夫也信主了。又如，天津 24 中學物理教師張佩，精神不正常，夜不歸宿，老姊妹常去陪伴她。後來，張佩也接受了主。

2011 年 6 月 26 日

第四章　主是至大醫生

——主内郭英娥姊妹

1995 年上半年，我和丈夫李清華（已于 2010 年 8 月回天家）經加拿大夫婦徐興言弟兄、譚愛英姊妹和黄德恩弟兄舉薦，回國後與神的僕人初立鵬弟兄和他師母夏威英相識，一直在一起聚會至今。

記得與他們初次見面，就倍感親切，宛如久别重逢。他們的謙卑、和藹、可親感染着我們。他們在真理中，信心穩固，持守主的命令。我們有什麽話都願意與他們交通。

在多年的相處中，初弟兄的言談話語，行事爲人，以及在他爲主耶穌基督而活的見證中，給我們樹立了神的僕人在言語、行爲、愛心、信心、清潔上（提前 4:12）當持守的美好見證（提前 6:12）。

我們親眼所見、親身所受的經歷如下：

街坊鄰里、居委會工作人員、派出所民警等，都知道這對老夫妻是基督徒。他們遵紀守法，心甘情願做好樓道的清潔衛生，爲方便老年人，或腿脚不便的鄰居上樓，主動擦净樓梯扶手；與人打招呼，總是笑眯眯的，留給人平易近人、温柔可親的印象。凡生活中接觸到的人或單位工作人員，老弟兄都爲他們無私地付出，用世人的話説："别人不好辦的、不易辦的事，交給初弟兄就能辦妥！"當然他們不知道他的背後有主的同在。有位警察説："如果全社會都成了基督徒，我們就失業了！"

他去飯店就餐，對服務員的態度也與人不同，常是對服務員問寒問暖，傳神的福音。一個經營餃子館的老板因多次與他接觸，從他身上看見神的慈愛，因而接受主耶穌爲自己的救主，得着了永生。

老弟兄在領受神的呼召、服侍教會的工作中，對待神的兒女，非常謹慎，忠心地牧養神所托付的群羊。他遵守主的命令，從小孩直到年邁的弟兄姊妹，服侍着神的每一位兒女。

有位姊妹要乘火車出去旅游，請老弟兄于凌晨蹬三輪車送她去火車站。我們聽見此事，肉體的反應都是："有錢出去旅游，怎麽不搭出租車呢？怎麽好打攪比自己年長的老弟兄呢？"但老弟兄**卻**欣然應允。那時他已年近 80 歲。

在天津上大學的年輕弟兄姊妹，每當主日聚會完，老弟兄都留下他們吃午飯。事雖小，但是老弟兄作爲年長的弟兄，在吃飯中對年輕弟兄姊妹常有勸勉、鼓勵，交通甘甜。

師母夏威英早年即患先天性心臟病。在少女時代，醫生告知她，照她的病情，可能活不過 20 歲。實際上，師母活到 80 歲高齡，于 2009 年 11 月 27 日在安睡中被主接回天家。

神在師母的身上施行奇妙醫治的神迹，是實實在在的見證。早在五、六年前，師母的病情加重，不便再出門探訪、傳福音，面部經常腫脹，雙脚腫脹如蘿卜粗，但老弟兄和師母憑信心專心仰望交托，依賴主的醫治保守，**並**未到醫院求助於醫生。師母支持老弟兄照常外出探訪，幫扶弟兄姊妹，參加每

周的查經聚會。每次臨出門前，老弟兄都要給夏姊妹預備好中午的飯菜。

這些事，我寫在紙上容易；但老弟兄在生命中真實地活出來，豈是容易呀！他靠着天父的恩典和大能，憑着信心、愛心、忍耐、盼望，從主那裏支取力量，活出“無論是生、是死總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顯大”的見證（腓 1:20）。

弟兄姊妹的事再小，在老弟兄眼中都是大事。他捨己愛人的見證歷歷在目。有位李姊妹夫婦赴美探望女兒，爲要等候取到绿卡，將 90 高齡的父親送到養老院，老弟兄承接服侍的工作。他經常做可口的飯菜送給老人，頻去探訪，不論早晚。老人大小便不能自理，常常排到褲子裏，老弟兄總是從裏到外，爲老人擦洗幹净，弄臟的衣物也是依次洗净。老人的褥瘡病久治不愈，老弟兄就給他塗上治療燒傷的藥“京萬紅”，使老人痊愈了（主是至大醫生）！老弟兄一直服侍李弟兄平安回到天家。電視上經常報道，某某地方的老人生養五、六個子女，**卻**讓老人露宿街頭，缺衣少食，饑一頓飽一頓的。一種温暖，一種凄凉，真是鮮明的對比！

老弟兄經常幫助出國的弟兄姊妹代領退休金、買藥等等。他對受托的瑣碎之事，從來都是來者不拒，盡心去辦。

對我們夫妻來説，更是親身經歷老弟兄和師母的扶持、愛心的激勵和弟兄姊妹的互勉：彼此和睦，彼此相顧。我們每次外出，都把家托付給老弟兄照看。我們的兒媳和孫子常説：“初爺爺真好！”如

今的社會，滿了悖逆詭詐，人與人之間缺乏誠信。就是骨肉至親的父母與子女，或一母同胞之間，也有爲了争名奪利、遺産，相互反目成仇的。電視上常登載無親情、無友情、没有愛的報導，如生養六個子女的母親在寒冬臘月被遺**棄**街頭等等。但是，在初弟兄的身上，彰顯出主愛的實際，他謙虚和善，誠實，無客套，給對方實實在在的印象，完成弟兄姊妹的委托，與外邦人的説一套做一套、表裏不一、爾虞我詐形成鮮明的對比，使人感到可信可敬。

2004 年 4 月，我的弟兄李清華因患肺癌住院，做了兩次開胸手術。老弟兄帶領衆弟兄姊妹在手術室門外，奉主耶穌之名爲他禱告。奇妙得很，手術刀口縫了 20 來針，病人一直未喊痛。這兩次住院中，老弟兄又帶領衆弟兄服侍李弟兄的營養飯食（我家三對子女全在外地）。我家離醫院較遠，送早點的事全由老弟兄負擔。當時老弟兄已 80 多歲，師母病情持重。肢體之間這樣的愛，唯有神的兒女才能領會。

李弟兄在病重期間，初弟兄經常送來營養食品，如排骨、鷄、猪蹄等；也常來我家探訪，勸勉激勵我們要仰望主、交托主，**並**送來氧氣瓶、大便座椅和小便器，减輕我們的經濟負擔。每天必來電話問安。老弟兄不論在大事小事上都遵守主的命令“愛人如己”，作神的僕人，活出本分。

外邦人説：“你們基督徒真好！”老弟兄遵行主的命令，將一杯凉水給小孩子喝就是作在主的身上，將榮耀、權柄歸給天父**並**主基督耶穌。

我們在老弟兄持守的家庭教會已經聚會十幾年了，眼見多少年輕弟兄姊妹來了又走，發出活水流通的果效。

感謝主，興旺復興教會，將得救的人源源不斷地加給教會。

2010 年 11 年 13 日

第五章　愛是永不止息

——天津趙蘭生弟兄

一、主愛我們一家人

我叫趙蘭生，姊妹叫王金環。文革期間，我們在内蒙古哲裏木科爾沁大草原插隊。我是 1973 年回到天津，她在 1978 年回到天津。1980 年初，我倆結婚，當時我 34 歲，姊妹 29 歲。當年年底得一女，取名趙澄。

1995 年，女兒 15 歲。正當我們在女兒身上看到希望的時候，因女兒腰痛，查出患腹膜後神經母細胞瘤并轉移乳腺。這真是晴天霹靂！我們夫婦倆墜入絶望的深淵。但轉念一想，女兒還需要我們，我們還要照顧她。兩年後，女兒被主接去。

我們全家都萬分感謝主！我女兒一有病，主就讓我們認識了初立鵬老弟兄和夏威英老姊妹夫婦倆。主把老弟兄和老姊妹放在我們身邊，叫我們時時刻刻覺得主與我們同在，享受到主的愛。老弟兄的一言一行，都使人看到主的愛。我們一家人感受到：我們雖在病中，仍覺得甘甜；雖在危難中，仍覺喜樂；雖親友遠離了我們，仍覺有依靠。

女兒最早發現乳腺腫物時，住在天津第三醫院，做了乳腺腫瘤摘除術。後又發現腹部有腫物，就轉往天津腫瘤醫院。當時我在等病理結果，坐在醫院的臺階上。這時，走過來一位病理科實習醫生，是厦門中山醫院陳守惠姊妹，她和我談起福音，約好

在 1995 年 6 月 28 日晚去初立鵬老弟兄和夏威英老姊妹家。

那天傍晚，剛下過小雨，陳守惠姊妹和我到了初家。二位老人把主耶穌釘十字架的救恩講給我聽，還給我一些屬靈的書籍。回到醫院後，我們全家人都如饑似渴地讀着帶回來的書，女兒和我們夫婦搶着看書。就在那一刻，我們心裏相信，口裏承認，全家人都接受了主耶穌。初老弟兄帶着我們一起禱告認罪，從那時起，我們全家人有了喜樂。

過了幾天，女兒在天津腫瘤醫院做了腹部手術，這是第二次手術。手術過程很順利，在主的保守下，趙澄表現非常剛强。一周後，病理診斷爲腹膜後神經母細胞瘤，這是一種惡性程度極高的腫瘤。在這段時間，初老弟兄和老姊妹常常來醫院看望我們全家，用主的話語幫助我們面對疾病。我記得，其中給我印象最深的是《馬太福音》10：29–31：“兩個麻雀不是賣一分銀子嗎？若是你們的父不許，一個也不能掉在地上。就是你們的頭髮也都被數過了。所以，不要懼怕！你們比許多麻雀還要貴重。”術後，開始化療，初老弟兄和夏姊妹多次探望，用主的話激勵我們，帶領弟兄姊妹爲孩子禱告。在主的帶領下，女兒屬靈的生命長得很快，非常順服主的安排。化療後，發現乳房還有腫物，8 月份又做了第三次手術。

三次手術後，女兒還很喜樂，我們倆卻受不了了。老弟兄又把聖經的話供給我們：“聽命勝于獻祭，順從勝于公羊的脂油。”我們學習順服，逐漸

領會到主的美意在其中。從那時起，有一點感受到在主裏面的平安。

1996 年 3 月，女兒腫瘤肝轉移，在環湖醫院做介入治療。住院期間，初老弟兄每天給趙澄和我們送飯，一日三餐不同樣。我們非常感動，不叫老弟兄送飯。老弟兄說："難得能給你們送三天飯，大的應該服侍小的。"老弟兄不但對我們這樣，對所有的弟兄姊妹都是這樣。5 月，由於骨轉移，女兒已經不能走路，小便也要靠尿管排出。初老弟兄帶領弟兄姊妹爲她禱告。有弟兄姊妹的代禱，我們一家人靠着主的愛，非常喜樂。9 月，孩子已經不能坐起來了。我們全家決定不再治療。

由于姊妹下崗，家裏經濟很困難。初老弟兄夫婦時刻惦念着我們，經常把主款送來，接濟我們的需要。記憶最深的一次是在寒冬，晚上八點，有人叩門，我一開門，一股寒風吹進屋。祇見老弟兄站在我們面前，拿出一個信封，裏面裝的是主款。我們急忙說："您這麼晚了還來。"老弟兄說："我這是第二趟了。頭次來，發現窗簾換了，没敢叩門。回家後，夏姊妹說：你再去一趟，快些把主款送到他們手裏。"當時，我們激動得說不出話來。當時老弟兄已經是 70 多歲的老人了，爲了弟兄姊妹的需要，奔波在寒冷的夜晚，心中只有別人。

老弟兄夫婦非常有愛心，尤其是夏姊妹，考慮問題非常周到，非常體恤人，常常提醒老弟兄去看望困境中的弟兄姊妹。二位老人一生中只想着怎樣侍奉主，關心肢體們靈裏的成長，從不爲自己打算。

我們一家在這樣大的危難中能站立得住，都是主的保守！透過老弟兄，我看到那位慈愛的救主耶穌基督的保守。我們跟從主至今，不是我們愛主，乃是我們被主的大愛所吸引。

看着孩子的身體日益軟弱，姊妹常常情不自禁地流淚。孩子卻對我們說："我們已經把一切都交托給主了，你還流什麼眼淚？我已經 16 歲了，我要是 7、8 歲得了病，你的眼淚還不像自來水一樣？"我們做父母的非常感謝主。孩子在主的保守下，没掉過一滴眼淚，没喊過一聲痛，把死看得這樣淡，這樣剛强，是主在她身上所作的！

1997 年 4 月 7 日晚，孩子對我們說："你們倆今夜都别睡覺，陪着我。''姊妹說："你爸爸太累了，叫他睡一會。"孩子没有說話。凌晨兩點多鐘，她開始禱告，求主把她接走。

4 月 8 日上午，有一位邊勇弟兄來看她。當時我給她換藥，她身上多處患有褥瘡，由於只能躺右側，胯骨處傷口很大，都能看見骨頭和筋。她没說過痛，傷口也没感染。弟兄走後，我幫她翻過身來，躺在她身邊睡着了。這時，就聽氧氣瓶發出嗤嗤的聲音，主把她接走了。

我們失去了心愛的女兒，眼裏滿了淚水，感謝主聽了她的禱告，感謝主耶穌救她脱離了苦難。她走後，我們收拾床，發現褥子都濕透、爛了。她在病床上没有喊過、哭過，在生命的最後一刻，她還在

爲主作見證。我很慶幸，主藉着女兒生病，揀選了我們一家人。

我常與老弟兄通電話或見面，因此老弟兄和夏姊妹夫婦倆的愛心給我的印象很深刻，他們像鹽一樣有味道，像光一樣榮耀了我們的主耶穌基督，也讓我們看到了主耶穌基督在他們夫婦倆身上的顯露。他們把主耶穌基督的永不止息的愛給了弟兄姊妹和主所愛的人們。

女兒走後，許多姊妹爲我們禱告，讓我們再要一個孩子，當時我們裏面没有這種感動。 我們靠着主，2003 年，主給我們預備了環境，我們决定領養一個孩子。經朋友介紹，在西北貧困家庭有個六歲的孩子，因無力撫養，願意讓我們領養。我們與老弟兄夫婦交通此事，他們在爲這件事禱告後，非常贊成。2004 年 2 月 9 日，我們踏上去西北的列車，靠着主的帶領，一路非常順利。感謝主又給了我們一個女兒，取名趙彩衣。從她進我家那天起，我們就把她帶到教會，老弟兄和夏姊妹一直用主的話激勵、教育她成長，她一天天地長大。現在，孩子和我們生活得非常融洽，真正成了一家人。2009 年 8 月，彩衣受了浸。今年，她已經 14 歲了。

現在我們夫婦倆都 60 多歲了，主賜給我們一個新的幫助。彩衣很勤勞，什麽家務活都會幹，刷鍋洗碗，摘菜洗菜，鋪床疊被，擦窗掃地，洗衣很會收拾屋子。兩年來，她堅持早晨上學前給我們倆捶肩捶背。我們感謝主，讚美主！這些年來，我們在

困難中經歷了主，認識了主，享受了主。主就是愛，他的愛永不止息。

我們一家的經歷，可以見證主的一句話：“當將你的事交托耶和華，並依靠他，他就必成全。”

二、初弟兄的愛心

孫秦楠是環湖醫院的醫生，1991 年患骨癌，初弟兄帶他信了耶酥。1992 年，孫弟兄被主接走。在患病期間，主保守他没有疼痛，他的見證使家人都信了耶穌。

孫弟兄歸主後，妻子全麗君帶着兩個孩子，對生活和料理家務不是那麽精通，因爲以前都是孫弟兄擔當。孫弟兄走後，初老弟兄在生活中處處關心他們，幫助買煤，還把一塊塊蜂窩煤搬到樓上，碼整齊。夏姊妹考慮得非常周到，叫初老弟兄找來許多劈柴，劈成一小塊一小塊的，裝了好幾個尼龍袋子，給全姊妹家送去。家裏有什麽活，初老弟兄都幫着幹。在生活和屬靈生命方面，初老弟兄都一直關心着他們一家人。

孫弟兄的兒子孫群在上學時患了憂鬱癥，不願意見生人。但跟初老弟兄例外，因爲初老弟兄經常去他家和他談心，給他屬靈的書籍看，把主耶穌的救恩講給他聽。在初老弟兄的帶領下，他接受了主耶穌爲救主。孫群還爲教會做了許多工作，教會的録音帶都是他録制的。孫弟兄的女兒孫萌已有兩個孩子，初弟兄也一直在惦記着她們，經常提醒她工作再忙也要讀聖經。

2006 年，全姊妹患子宮癌，過了兩年，被主接去。初老弟兄更加關心孫群，把他帶來聚會，每星期他都參加聚會。初老弟兄、夏姊妹的侄女夏咏華（佳佳）非常愛主，每月都奉獻主款，初老弟兄轉交給孫群，叫他補貼生活。2009 年 8 月，孫群受浸，歸入主的名下。受浸時，他爲主作見證，見證主醫治了他的疾病。現在他身體健康，生命成長很快。

李襲麗姊妹一家在美國定居多年，父親李大齋弟兄在天津居住，身邊没人照顧。初老弟兄一直關心老人的生活起居。後來，老人生活不能自理，住進養老院。初老弟兄發現養老院的伙食不够好，和夏姊妹交通，裏面同時有感動。此後，初弟兄每天給李大齋老人送三頓飯菜，親自**餵**飯，換衣服，折洗被褥，乃至清理大便。

和李大齋弟兄同住一屋的老人，初老弟兄也是一同照顧。初老弟兄每月都蹬着三輪車，讓李大齋老弟兄坐在車上，到南開四馬路浴池去洗澡。他非常細心地爲老人擦洗全身，在場的人看見了，都發出**讚**嘆。榮耀歸主！

有一次，初老弟兄幫老人洗完澡後，還拉着他去看望趙澄小姊妹。回家晚了，夏姊妹非常擔心李弟兄的安全，因爲初老弟兄没跟夏姊妹説去看趙澄。後來初弟兄檢討説，是他做得不好，叫姊妹擔心了。

李老弟兄後來患了褥瘡，初老弟兄買來紗布、京萬紅藥膏，每天爲李老弟兄換藥，傷口很快就痊愈了。就這樣，初弟兄一直服侍老人到臨終。李弟兄享年 93 歲。

初老弟兄、夏姊妹、夏威宣買了鮮花，給李大齋老人開了追思會，全過程照了相，把相片寄給他女兒。李襲麗姊妹在美國，雖没有回來，但非常感動。

一直到現在，初弟兄還爲李姊妹管理工資，買藥寄到美國。有什麽事情相托，初老弟兄都給辦好。李姊妹的房子，一直也是初老弟兄照看。後來，李姊妹决定把房子賣掉，因爲常年没人住，地板壞了。初老弟兄買來地板材料，又找人把房子修好，
然後賣掉，把賣房款匯到美國李姊妹處。

鄒愛麗姊妹現定居美國，有四個孩子。她的父親叫鄒本信，患肝癌，2010 年 7 月被主接去。母親叫王桂香，現居住塘沽。

1990 年代，鄒愛麗在南開大學讀書（家住塘沽），和朱蓓蓓、王惠等同學都在初老弟兄家聚會。鄒愛麗、朱蓓蓓等同學住校，每次聚會後，初老弟兄都設愛宴招待同學們，還經常叫别的一些弟兄姊妹留下，一起吃愛宴。1997 年，初老弟兄已經 70 多歲了，聚會完，還親自去買飯。有時，提前包好餃子，給大家煮着吃。

夏姊妹經常説："你們在這裏吃飯我高興，我會吃得多。"夏姊妹患心臟病，中午也不能休息，她給大學生們講見證。她對大家説："如果需要，下午兩點還可以增加一次聚會。"夏姊妹不顧自己的身體勞累，關愛年輕弟兄姊妹屬靈生命的成長，奉獻自己的家和時間。

朱蓓蓓暑假回安徽老家，初弟兄在炎熱的中午蹬着三輪車，叫朱蓓蓓打着陽傘坐在車上，送到火車

站，把行李放上車，還爲小姊妹準備水果。列車開動後，初老弟兄才回家。

家在外地的同學有什麼困難，初老弟兄都幫助解決。他們在校園需要自行車，初老弟兄買來二手車，修好，送給他們。這樣的事，初老弟兄經常做。初老弟兄還爲他們的家人得救禱告，爲同學們屬靈的生命禱告，爲畢業後的工作禱告。初老弟兄給鄒愛麗的父母傳福音，他們也被主揀選了。

2010 年，在鄒愛麗姊妹的父親鄒弟兄生病期間，初老弟兄多次看望，乃至送飯，送主款，堅固他們一家對主耶穌基督的信心。

鄒弟兄在第二中心醫院住院期間，初老弟兄一天看望兩次。一個 80 多歲的老人，還跑醫院，給病人送餃子，鄒愛麗的父母感動得流下了眼淚。初老弟兄把烟臺姊妹爲自己做的臨終時穿的衣服送給了鄒弟兄，鄒弟兄看到後非常高興。鄒弟兄病情加重後，轉到了塘沽醫院，當地一名姊妹對鄒弟兄說了一些不够造就的話，使鄒弟兄軟弱了。他的女兒把這消息告訴初老弟兄，接到電話後，初老弟兄馬上去塘沽，給鄒弟兄講清道理，使鄒弟兄更加堅定了對主的信心。過了幾天，主把鄒弟兄接到了天家，他走得很安詳。

老弟兄這麼大年紀了，還爲主做工，扶持弟兄姊妹，我們很受感動。

李清華弟兄住在河西區，2006 年 4 月患肺癌，曾兩次做手術，2010 年 8 月被主接去，當時 78 歲。他的妻子叫郭英娥，是信主的姊妹。在李弟兄患病

四年半的時間裏，初老弟兄經常去看他，在靈裏幫助他。李弟兄有什麽事，總是隨叫隨到。每次去，從不空手，不是帶主款，就是帶李弟兄愛吃的東西。這裏所記的只是一些零星的事情。

李弟兄有三個子女，兩個在外地，生病期間兩次住院。爲了减輕郭英娥姊妹的負擔，老弟兄主動擔當起爲李清華弟兄送早飯的服侍。

先前，初老弟兄拿 700 多元給王寶華弟兄買了一個輪椅。王老弟兄歸主後，輪椅給了李弟兄。

李弟兄的氧氣瓶的表壞了，打電話給初老弟兄。初老弟兄冒雨雇了出租車，用自己的錢給李弟兄修氧氣表。初老弟兄把氧氣表先卸下來，然後拿到修理部，修好了再去李弟兄家裝上。一位 85 歲老人，甘心侍奉比他年小的弟兄。

李弟兄愛吃豬蹄，只要李弟兄一打電話，老弟兄就去買，然後給李弟兄送去。初老弟兄的工資並不多，自己處處節省，把更多的錢用在主内肢體上。在李弟兄生病期間，初弟兄多次送去主款。

2010 年 8 月，李弟兄被主接去的那天是主日，聚會結束後，老弟兄和一位弟兄交通，一直到中午一點。弟兄走後，就接到了郭姊妹的電話，説李弟兄被主接去了。聽到消息，老弟兄没吃午飯，就趕了過去，幫助料理後事。

88 歲的王寶華弟兄于 2007 年被主接去。王弟兄在家期間，因身邊無子女，初弟兄經常去家裏看望，幫助幹家務活。後來多次住院，都是初老弟兄幫助送醫院，並常去醫院看望。

宿愛琴姊妹于 2008 年患乳腺癌，兩次手術，2009 年 10 月被主接去。宿姊妹住院期間，初弟兄多次帶領弟兄姊妹去醫院看望。宿姊妹被主接去後，老弟兄又無微不至地關心宿姊妹的丈夫。

……

2011 年 6 月 22 日

第六章　我所認識的初立鵬弟兄

——北京王濟桓姊妹

1986 年，初次聽到房愛光老弟兄向我們介紹初立鵬弟兄，就很渴望有機會見到他。感謝主的預備！没過多久，我丈夫丁弟兄就由甘肅天水出差到天津，第一次見到了初立鵬弟兄，感到那麽親切，迫切希望能再見面，常見面。

1988 年，我們長期回到北京，從此我們和初弟兄、師母夏姊妹就不斷有交通來往，也帶其他弟兄姊妹去天津看望他們。每一次見到老弟兄、老姊妹，都受到感動和激勵，自己就多一份省察和慚愧。

有的弟兄姊妹只見過初弟兄一次，回來交通時，卻總是念念不忘，感動不已。有弟兄姊妹多次去天津看望他們，並帶着其他弟兄姊妹同去。回來時，有的說："本來帶着很多問題想去找老弟兄交通，但是一看到老弟兄，看到他的家，就什麽問題都没有了，也問不出來了。都不是問題了。"還說："他身上就是答案。看到他，如同看到了基督，摸到了基督的心，我們就明白了。"

十幾年前，我們去看他。他蹬三輪車到汽車站接我們，先將兩個弟兄姊妹拉到他們的家門口，然後趕緊返回，接迎面走着的弟兄姊妹。對弟兄姊妹，他就是這樣無微不至地關心、照顧。

北京的弟兄姊妹去天津看望初老弟兄，如果當天不能返回，他都事先給安排好賓館，先付好房錢，

並說："這個賓館離我家近。我和他們很熟，還給我打折，而且有免費早餐。"

交通或聚會時，他總是謙卑地坐在門口的櫈子上，說話温柔，那麼慈祥。對弟兄姊妹的不當之處，他從不當面責備，而是引導勸勉。這些都成爲弟兄姊妹的榜樣。

到吃飯的時間，他早有安排。如果我們要趕回北京，他就會給每人準備一份路上吃的麵包、牛奶等等。當我們準備下樓時，初弟兄已經搶先下去了，將出租車喊來。我們上了出租車，當汽車將要開時，他馬上將車錢塞給司機，弄得我們措手不及。這一切，都從老弟兄的愛中接受了，也領會了。

他這樣對待來訪的弟兄姊妹，而他和夏姊妹自己卻省吃儉用。當自己要爲弟兄姊妹做事情，需要雇車時，他們卻不雇車。有時給外地弟兄姊妹寄衣物、録音帶等，他騎三輪車，自行車。有時寄幾包的東西，夏姊妹看着，他就往返搬東西，一直搬到車站。

在丁弟兄病重期間，夏姊妹的身體也是離不開人的照顧。初弟兄安排夏姊妹的妹妹幫忙照顧，自己特地趕到北京來看望丁弟兄，在主裏給了丁弟兄很大的喜樂和安慰。

回顧初老弟兄，他所做的事無法數算。"天父，您知道！"他做的事，好像没有多麼轟轟烈烈，有的好似很小，可是我們卻想不到，做不來。他用一生的時間，年復一年，日復一日，始終如一，將愛

傾注在他周圍的每一個人身上，使接觸他的人，都能從他身上看到基督那捨己的愛！

2011 年 6 月 28 日

第七章　初伯伯二、三事

—天津郝典姊妹的見證

初伯伯和我家的交往，從我父母開始至今，已有三十年之久。他敬畏神、愛人。我的母親生病期間，初伯伯經常到我家看望。他自己省吃儉用，卻總是給我們帶來豐盛的食物。我母親生病十幾年，是初伯伯給我們帶來力量和安慰。他用神的話鼓勵我們，幫助我們克服困難。如今初伯伯已是古稀老人了，可是他仍經常來看望我的父親，帶來上好的水餃。他自己，卻是粗茶淡飯。

初伯伯在六十多歲時，還經常騎着三輪車幫助弟兄姊妹，送去温暖；甚至幫助孤寡老人上房鋪油氈。下雪天，還爲老人送去需要的東西。有一個弟兄得了鼻咽癌，經常流膿水，初伯伯不嫌臟，用手去接贓物。這實在令人受感動。

初伯伯對待年輕人更是關懷備至。我的兒子遇到問題，總愛找初爺爺去談。在這個虛假的世界裏，與人推心置腹、直言不諱地提出自己看法的人真是鳳毛麟角。初爺爺用愛神愛人的心關懷下一代，用愛温暖他們的心，給他們指出前進的方向。他是年輕人敬重的榜樣。八十年代，初伯伯經常到郵局寄東西，每次去，都向接觸到的工作人員傳福音。後來，那裏的很多人都信了主。

初伯伯是我學習的榜樣，也是我最敬重的人。

2011 年 6 月 25 日

第八章　回憶初立鵬

——青海朋友的見證

初立鵬幹活吃苦耐勞，總是揀最重、最累的活幹，從不偷奸耍滑。記得有一次勞動，是抬高壓電綫桿，電綫桿是水泥做的，不是圓形的，而是方形的，別人都是兩人抬一根，他光着膀子一個人扛一根，肩膀上的肉都磨破了。

初立鵬是一個非常有愛心的人。在農場勞改時，他多次給人輸血。有一次，一個孕婦急需輸血，他毫不猶豫就去了，雖然大人没保住，但肚子裏的兩個孩子保住了。日後，他還從天津帶着禮物專程去看望這兩個孩子。

在改造期間，初立鵬雖然是“階級敵人”，但他的所作所爲贏得了領導的信任。那時的人有很强的階級鬥争觀念，時時處處防備階級敵人的破壞。但領導卻派他去給解放軍送豬肉，對這個“階級敵人”非常放心。

2011 年 6 月 28 日